

OSU/JFB

馬來西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SOUTHERN UNIVERSITY

刊 月



75

號月一年九五九一

# 蕉風月刊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創刊

新一卷 第七十五期

## 本期目錄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電話：二八四七二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承印者：馬來亞出版印務公司

電話：五九五八〇  
Lot No. 13, Road 201,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三七三三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每冊叻幣三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內 在 費 郵 區 馬 星)

封面：澳洲原始民族傳說中的人類始祖——聖達羅利亞像

萬里望

漫談文學研究(文藝理論)

胡適的過年詞

錶(小說)

「莊子」和我的心臟病(隨筆)

短篇小說之王的短篇(名著簡介)

綽號的研究(小品)

巴士車站(雜文)

人月圓(小說)

小琉瑯妹的日記(報告文學)

南洋最早的革命報紙

高原的詩人朋斯(詩人小傳)

村居散草(散文)

林語堂談「紅樓夢」(文壇雜話)

文訊

讀者·作者·編者

金言等

謝冰瑩

劉九華

黃思騁

黃潤岳

魯文

蕭遙天

引流

萍卿

方文

小丞

力匡

原上草

劉藹如

本刊特輯



在沉悶的時代中，人們雖對一天的消磨都覺得很困倦，但日子還是過得很快，不知不覺一九五八年已消逝了。過了年，增了一歲，願大家於悵觸與憐之餘，把現實抓得緊一點，那對自己要受用得多多。(金言)

歲末年頭，讀鄭板橋「秫酒釀成歡里舍，官租完了離城郭，笑山妻塗粉過新年，田家樂」之句，不禁惘然！

因為，遙念中國大陸的「田家」，今天都被迫加入「人民公社」，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會再有這種歡樂的情形哩！（唐人）

據美國的一位醫學家說：氫氣彈爆炸的輻射，使感受的婦女並不會不再生育。

這個報告，決不會受到歡迎。蓋氫氣彈之為用，原就在能滅絕人類，才可獲得戰爭的永久勝利。如果有人未被炸死，而且還能生育，豈不是白白地浪費了氫氣彈？請想一想，製造一顆氫氣彈要花多少錢，各國軍費負擔將多麼感到有心無力。(武士)

據悉：廣東潮汕地區有棺材出租，那就是人死了之後，可以到棺材店裏去租棺材，把屍首抬上山埋葬了，即將棺材送還，使喪家節省許多錢。

棺材也可租用，真是亘古未有的奇聞。在此，我為身陷中國大陸的人悲，他們被奴役死了，連一具薄棺也不可得，真慘！（修士）

某埠神廟慶祝祖師聖誕，不惜撥出香油款項萬餘元，聘請××歌舞團表演數天。

如果祖師有知，在「靈魂坐沙發椅，眼睛吃冰淇淋」之際，該降福這些善男信女吧？(張安邦)

近在某報婦女版上讀到「女子足以自豪」一文，大意說，在車上有人讓位給女子，女學生的學費比男學生低，船上遇難先讓女子逃生……總之，一切都是 Ladies First，而引以自豪。

其實，女子如果不是弱者，為什麼在車上有人讓位？為什麼在船上遇難會先讓逃生？這應是女子之羞，又怎可引此自豪呢！（阿毛叔）

星洲社會福利部主任溫華想氏，因有鑒於「沒爹娘的棄嬰」日漸增多，而大聲疾呼各社團慈善機關多多收容之。

當今社會已有人多之患，大家都在提倡節育，制止多產，要是實行他的提議而去收容那些棄嬰，無形中又使這個社會添多了許多人，就業問題不是更難解決嗎？(阿陸伯)

### 約·法·三·章

一 舉凡耳聞目見的天下大事和街談巷議，皆可信手拈來，作為題材。

二 行文以幽默輕鬆為主，但切忌任意訛私人，並戒把肉麻當有趣。

三 每條稿酬二元，可買萬里望花生米一斤。

# 漫談文學批評

謝冰瑩

## 一 文學批評的意義

批評 Criticism 一字，原從希臘 Kritikos 變化而來，含有判斷的意思。因此，文學批評，也就是文學判斷。

文學批評，不是指摘，更不是以一己之好惡而任意褒貶作者，它是一種最嚴肅、最公正的工作。批評者需用純客觀的眼光，純理智的態度，去分析作者的思想，研究作品的內容，凡是能完美地表現人生的作品，便是最有價值的作品。因此，文學批評，應以人性為標準，注意其內容與形式，所有能反映社會大多數人民生活，發揮真理與正義的作品，即為有價值的作品；反之，即使有完美的形式，而無充實的內容，便是沒有價值的作品。

文學批評，即是對於作品價值加以衡量。因此，批評的對象是價值，而非事實。文學批評的意義，就廣義言之，包括一切批評文學之原理與應用；就狹義言之，則是促進理解力與激發欣賞力。

## 二 文學批評的派別

一般人對於文學批評，也正像文藝理論一般，各有各的看法，歸納起來，大約可分三種：

①實用主義派——作品的內容應表現真理，教育群眾，並含有宣傳的政治意義，這是主張為人生而藝術派的論調。

②藝術至上派——只要形式美麗、調和與勻整，便是有價值的作品，這是主張藝術至上派的論調。

③學術獨立派——藝術有其本身獨立存在的價值，不應受政治思想的影響；只要文學的內容與形式統一，真與美合而為一，便是有價值的作品。換句話說，文學的使命，就是用美麗的形式，把人類感情和思想忠實地表達出來，便是有價值的作品，這是主張學術自由、學術獨立派的論調。

## 三 文學批評的標準

由於對文學作品的嗜好不同，幾乎各人有各人的批評標準，下面不過

是幾個很簡單的例子：

(甲)以修辭為標準：這一派的批評者，他們對於作品的價值，注重在練字、造句、描寫、結構與風格上面。如金聖嘆對於「三國志」、「水滸」、「西廂記」的批評，就是一個例子。又如亞里斯多德的詩學，也是特別注重於修辭批評的。

(乙)以內容為標準：凡是以內容為批評標準的人，他們是不注重形式的。宗教家批評一部作品的好壞，完全看作者是否能提倡宗教而言；同樣，道德家批評文學作品，完全看作者能否維持風化；社會學家批評文學作品，是否討論政治問題；政治學家批評文學作品，是否盡了政治宣傳的責任。

(丙)以天才為標準：主張這一派的人，強調凡作家應具有特殊的天才。因此，他們批評一部著作，專注重在作者有沒有天才，以及天才之高低；至於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根本不講求。

(丁)以文化為標準：這一派的主張，以為凡是一個作家，應有他自己對人生的啓示。「浮士德」不僅代表哥德的人格和思想，也代表德國全民族的文化 and 思想。

(戊)以考據為標準：希臘自亞里斯多德逝世以後，經過三百多年才恢復文學批評。陶樂美蘭特（紀元前三二三年——二八五年）極力提倡批評事業，會廣聘希臘學者，建立藝術院與圖書館，從事希臘典籍的研究，使亞力山大城成為當時的文化中心。他們把批評分為五個步驟：一、版本的次序；二、重音的訂定；三、字尾的變化；四、字義的註解；五、全部的考核。

(己)以歷史法為標準：一國的文學，是民族生活變遷的寫照。假如要明瞭一代的歷史，必需熟悉那時代的文學；反之，研究其時代的文學，亦非明瞭該時代的歷史不可。如我們研究杜甫的詩，首先應了解杜甫所處的時代及環境。時代精神不但可以左右文學的性質及意趣，而且可以影響其體裁與思想，如伊利莎白時代之於戲劇，近代之於小說詩歌等，便是一個例子。

(庚)以傳記法為標準：文學作品，固然是時代的產物，現實的寫照

# 胡適的過年詞

· 劉九華 ·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際茲歲時會，使我不期憶起胡適先生的「過年詞」，那正是他極力提倡白話文時候寫的，別開生面，獨創風格，實與中國的文藝復興有着重大的關係。

第一首是民國六年留美時候所作的「沁園春（過年）」：江上老胡，邀了老盧，下山過年。碰着些朋友，大家商議，醉瓊樓上，去過殘年。忽然來了，湖南老聶，拉到他家去過年。他那裏，有家肴市釀，吃到明年。何須吃到明年？有朋友談天便過年。想人生萬事，過年最費，年年如此，何但今年？踏月江邊，胡盧歸去，沒到家時又一年，且先向賢主人夫婦，恭賀新年。

又在民國十年作了一首，也是用「年」字押韻，更爲風趣。其詞如下：

早起開門，送出舊年，迎入新年。說：「你來得真好，相思已久，自從去國，直到今年。更有些人，在天那角，歡喜今年第七年。何須問，到明年此日，與誰過年？回頭且問新年：「怎能使新年勝舊年？」說：「少作些詩，少寫些信，少說些話，可以延年。莫亂思維，但專愛我，等到明年更少年。」多謝你，且開了詩戒，先賀新年！

五四時代，一般作新詩的人，多少帶有一點「但開風氣不爲師」的態度的。正如魯迅在「集外集」序言上所說：「我其實是不喜歡做新詩的——也不喜歡做古詩——只因爲那時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爲詩人的一出現，就洗手不作了。」

以上各詩，形式上還保存着很濃厚的舊詩的氣味，但就內容來說，却是進步的，給予當時文壇上很大的影響。

，然而更是作家人格的表現。主張這一說的，把文學看做傳記者的附屬品，認爲研究一部名著，必先了解該名著作者詳細的身世。因爲文學乃作者生活經驗的結晶，假使多知道作者的身世，了解作者的思想，對於他們的著作，自然更容易了解，同時傳記對於欣賞文學也有很大的幫助。

（辛）以評論法爲標準：主張此說者，其目的在將他對於閱讀作品之心得，介紹給他的同道，同時研究世界思想最正確、文學最優美的名著而傳播之，使其不朽，這是所有標準中最完善最有價值的一種批評法。

現在再將評論法與修辭法不同之點，簡略地說說：

（甲）修辭學之目的，在教人以作文上之技巧；評論學呢，教人品評已成文學之道。

（乙）修辭學所注意的是形式，教人以措辭的辦法；評論學所注重的是研究作品的內容，推究其對讀者的影響，以判斷其在文學史上的價值。

（丙）批評家與修辭家的分別，即在於前者是以文學的判斷爲對象，後者是以文學作法的規律爲對象。亞里斯多德的批評，除詩學外，尚有修辭學一書，此書的效用偏於教育方面。亞氏謂修辭學有四層效用：一、以普通人類之語言文學表示真理。二、使一般人了解真理。三、養成縝密明辨之習慣。四、爲自己的主張辯護。

總之，修辭學乃「說服人」的一種藝術，與文學批評有直接關係，不過範圍太狹，僅限於文學，所以本身不能成爲純正的文學批評。

## 四 批評應有的態度

文學批評是用純理智的方法，去分析作家與作品，故應摒除成見，對於作家務求了解，對於作品加以深刻的研究，是非優劣，應就作品本身去

批評，絕不能故意吹毛求疵，斷章取義，應該是好的就說好，壞的就說壞，這才是批評家應有的公正態度。

批評家的工作，最要緊的是理智的運用。因此，他應具有科學家的頭腦、哲學家的態度、宗教家的感情。

批評家應有寬宏的度量，遠大的眼光，豐富的知識，誠懇的態度。他應該以同情和愛去接近作家，了解作家的性格和他的生活環境。

## 五 文學批評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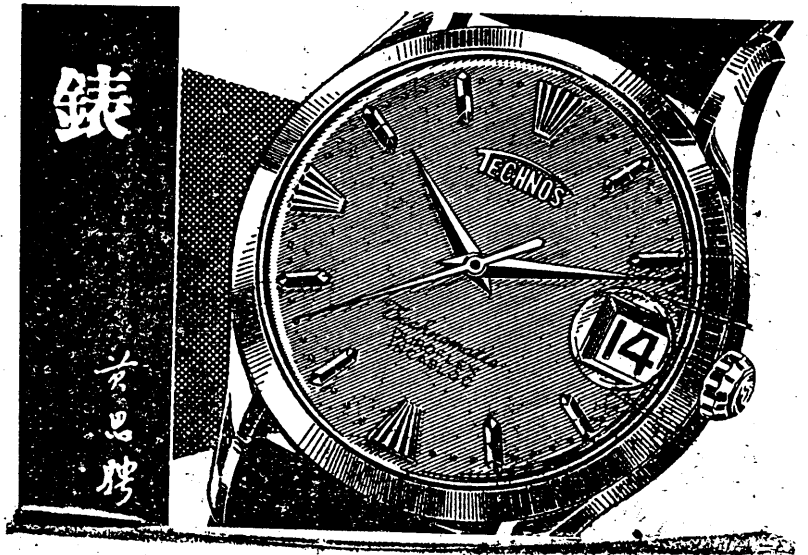
文學批評的目的，簡單地說來，約分下面幾種：一、介紹並研究文學上的各種主義；二、指示創作的方向；三、建立正確的文藝理論；四、研究作者的思想 and 人格；五、作者與時代的關係；六、作者與社會的關係；七、作品的價值（即作品給予社會的影響）。

批評文學時應注意以下各點：一、作者的感情是否真實？熱烈？二、想像是否豐富？三、主題是否正確？四、形式是否完美？五、作者在藝術上的主張及派別。

最後，我還覺得創作固然不容易，而從事批評文學的工作更難。如果批評者本身缺乏文藝的修養，態度欠公正嚴明、客觀誠懇的話，很容易趨於捧場或貶損之途。

創作與批評，有着密切的關係。作者完成一部作品，其中的好壞，在旁觀者清的眼光裏，一定有不少好的意見貢獻給作者做參攷，使他以後更能產生優美的傑作。

因此，我們希望作家與批評家合作，使文藝的鮮花開得更絢爛、更美麗。



# 錶

言品聘

晚上十點左右，家裏的人統統都上床了，只留錢莊經理吳溫柏一個人在收音機旁邊聽樂曲。過了一會，樂曲快近尾聲，而他昏昏欲睡。於是，他順手扭斷了電波，打了個呵欠，揭開衣袖來看錶；然而，手錶不在他的手上了。

他稍稍回憶了一下，就很有把握地去開桌子左邊的抽屜，可是打開一看，那裏也沒有手錶。再看看其他的抽屜，也一樣沒有。於是，他去衣袋裏找，又到枕頭邊找，但依然不見他的錶。到了最後，房間裏變成了一片凌亂；抽屜裏的雜物搬出來了，衣櫥打開了，枕頭落在地上，情形彷彿像剛被偷竊過的樣子。

吳溫柏站在那些凌亂物件的中間，漸漸有點生氣了，便大聲地叫他的老婆。

「雯霞，你睡着了沒有？」

他的太太在隔壁應了一聲，喃喃地說了幾句聽不清的話。隔了幾分鐘，她一面扣衣鈕，一面惺惺忪忪地走進來。

「你在幹什麼呀？把房間弄成這個樣子！」她說。

「我的錶不見了。」

「你說的是那一只？」

「當然是最近托錶行到瑞士去定做的那一只。」

「真糟糕！」他的太太說：「你不會把它留在辦公室裏吧？」

「怎麼會呢？我從來不把它脫下來的。而且我記得清清楚楚，在進門的時候還看過時間。」

「你記不起放在什麼地方嗎？」

「我一向放在這個抽屜裏的。」他指着放錶的那個抽屜說。

「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嗎？」

「統統都找過了，根本就沒有錶。」

「我不相信它會丟掉，我來替你再找一找吧！」

她在那裏找錶時，吳溫柏早就沒有信心，獨自在房裏走來走去。

「這裏的確沒有錶，可是我不相信它會丟掉。」他的太太說。

「你怎麼能說不會丟掉呢？」

「譬如你記錯了放錶的地方。」

「我親手放進抽屜還能記錯嗎？」

他們默默地思索了一會兒，他的老婆問道：

「你的意思是說有人偷去了嗎？」

「還有什麼別的解釋呢！」

「可是雲媽在我們家裏六年了，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一定是她，我敢說一定是她！」

「不要嚷，她或許還沒有睡熟，」他的老婆說：「讓我們明天仔細再找一下，問問孩子們見

過錶沒有，這樣才不致於冤枉人。」

「明天？難道她不會乘我們睡覺的時候把錶帶出去嗎？」

「可是我們現在不能冒冒失失咬定是她偷的呀！」

「不，這只錶值四千塊錢，不是一筆小數目。」

她的老婆躊躇了一會，說道：「那麼，我先去把孩子們叫醒來問一問再說。」

「孩子們不會到這裏來拿錶的，而且吃晚飯以後他們一直都在我身邊。」

「不，總是問一下的好。」

吳溫柏不再堅持。

他的老婆跑到孩子們的房裏，開亮了電燈，去搜他們的玩具盒子、枕頭和衣袋，可是這些地方都沒有發現手錶。她不得已，只好把三個從六歲到十一歲的孩子一個個叫醒，一面拍他們的臉，一面做手勢，問他們拿過爸爸的手錶沒有。孩子們雖然睡意很濃，可是還能明白母親所問的是什麼。

「沒有，我沒有拿過。」他們堅定地說。

他的太太走回來，看見他呆呆地站在那裏，便對他說道：「我已經問過了，他們都說沒有拿過。」

「好了，問題又回到這裏來了——這究竟是誰拿的？」

「你的意思是要現在就去問雲媽嗎？」

他嘆了口氣，說道：「問她也是徒然，我相信她早就把它藏起來了。不過為安心起見，還是叫她來問一問吧！」

「我總覺得這件事沒有把握。」他的太太遲疑着說。

「難道丟掉一只四千塊錢的錶就這樣算了嗎？」

她當時非常為難，但又不得不去。她走到女傭人的睡房裏，輕輕地叫了她幾聲，可是沒有回應。她疑惑地打開電燈，看見她睡得很熟，便推了她幾下。雲媽驚醒過來，發覺太太站在床邊，

問道：「有什麼事嗎？太太！」

「先生要你去一趟。」她為難地說。

過了一會，這個四十多歲的瘦弱女傭進來了。她滿腹狐疑地望望主人的臉，又望望堆積在桌子上狼籍的東西，囁嚅着問道：「你叫我有什麼事嗎？先生。」

「我來問你，你今天晚上到這間房裏來過沒有？」吳溫柏問。

她有點吃驚，可是回答的話毫不含糊，她說：「我天天晚上都要來收拾房間的。」

吳溫柏點點頭，再問：「你打開過這個抽屜沒有？」

「沒有，我從不開抽屜的，我只收拾了兩只茶杯。」

「你真的沒有開過抽屜嗎？」

「沒有，我沒有開過。」

他仔細地察看她的臉，發覺她的神情有點不安，說道：「我放在抽屜裏的那只錶不見了，如果你拿過，我也不怪你。只要你拿出來，我還會給你五百塊錢。」

「我怎麼會拿你的手錶呢？先生！」女傭否認着說：「你知道我要錶是沒有用的。」

他搖搖頭，表示不信任她的話。

「錶怎麼沒有用？它值幾千塊錢。」他說。

「我沒有拿，我沒有拿……」女傭哭了起來。

「你不承認是不行的，我說不定會把你送到警察局去。」

「我沒有拿你的錶，我要你的錶來有什麼用？」

「你不肯承認，我也沒有辦法，我只好查一查你的箱子。」

「你去查好了。」

他們跑到她的房裏，翻了翻那隻破紙箱，又查了查床褥，可是沒有錶。吳溫柏失望地站在那裏，說道：「她一定是有意圖的，錶大概轉換地方了。」

「查不到又有什麼辦法呢？」他的太太說。

「我要把她交給警察。」

「這是不大好的，因為你沒有證據，不能咬定是她偷的。」

「還要什麼證據呢？」他說：「錶不見了，房裏沒有別的人來過。」

他們回到房裏，女傭還在那裏哭泣。吳溫柏走到她的面前，說道：「我說給你五百塊錢並不是假的，因為這只錶值得四千塊錢。如果你拿去賣給人，也不過值這麼一點錢。」

「先生，我根本沒有拿過你的錶！」女傭扼着手腕，滿面流淚地說。

「那麼是誰拿了你的錶呢？我們家裏沒有別的人。」

「我沒有……」

他們沉默着，吳溫柏悶悶地走來走去。最後，他在那個抽屜的跟前站住，喪然若失地說道：「你既然不肯承認，我只好把你送到警察局去了！」

女傭驚慌地望着他，竭力否認她偷了那只錶。吳溫柏揮了下手，說道：「你回房去吧，等明天再說好了。」

他們就這樣睡覺了。

第二天，警察來了，他們把失錶的事告訴警察，經過一番調查，也認為女傭人是惟一可疑的人。為了詢問口供，他們把她帶走了。

這一天的下午，女傭神情恍惚地回來了。她被仔細地審問過，但因沒有確實的證據，所以把她放了。她回到家裏，把行李收拾了一下，就向女主人辭職。她說：「太太，我要走了。如果我們要找我，我住在我妹妹的家裏，隨時都可以找到我的。」

女主人假意地挽留了她一下，過後就讓她走了。

幾天以後的一個晚上，吳溫柏的一家人坐在客廳裏休息的時候，最小的孩子走進來，手上提着一隻錶。他的母親疑惑地接過來看了一下，發覺正是失去的那隻錶，便追問道：「你是什麼地方找到的？」

「我在浴缸上面那個燒水爐子的後面找到的。」孩子說。

吳溫柏把錶接過去，他的太太說道：「一定是雲媽藏在那裏的，她不敢把它拿走。」

吳溫柏靜靜地望着那隻錶，作出回憶的樣子來，然後苦笑着說道：「不，那是我自己放在那裏的。」

「你怎麼會把錶放在那地方的呢？」

「那天我浸入浴缸裏的時候，忽然發覺忘記脫下手錶了。我怕錶沾水，就順手放在燒水爐子的後面，想不到竟忘記做過的事了。」

「你真是太健忘了，害得別人遭了冤枉。」

吳溫柏敲了敲自己的額頭，歉然地說：「我太急性了。」

「我也以為雲媽是不會偷錶的。」

「你明天去叫她回來吧，我們加她的工薪好了。」

「她受了這樣的冤屈，未見得肯回來吧！」

「為什麼不呢，這對她沒有什麼妨害。」

「我明天叫她來問一問吧！」

第二天晚上，他們剛吃過晚飯，雲媽來了，手什麼東西也沒有拿。他們請她坐下來時候，發覺她比前幾天瘦了一點。

「雲媽，我冤枉了你，不知道你是不是肯回來？」吳溫柏說。

「怎麼？你的錶……」

「是的，我的錶找到了。」

「好了，你當初何必那麼逼我呢？」

「現在加你二十塊錢工薪，請你回來。」

女傭人睜大了眼睛，沉重地說道：「先生，我也是個人，我也要面子的。你雖然能加我的工薪，可是你不能留住我的面子呀！」

吳溫柏非常吃驚，想不到她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女傭人站起身，黯然而望了他們一會，快快地走出去。

吳溫柏低下頭來，把手指骨捏得格格地響。

# 「莊子」和我的心臟病

黃滄岳

「莊子」是一本奇書，它竟治好了我的心臟病。心臟病原是廿世紀的文明病，直至目前為止，還沒有一種可靠的特效藥。然而，我却靠讀「莊子」醫好我的不治之症。

小時候，我與一位姨輩很好。那時她是小學教師，聽說患了心臟病。我到她學校裏去看她，因為她房中只有一隻茶杯，在她倒水給我喝時，她說：「不要緊，心臟病是不會傳染的。」我雖只有七八歲，這「心臟病」三字却已映入我的腦海。我還不知道它是什麼？

在我讀初中一年級的時候，有一天看足球比賽。那足球忽然滾到了我的面前，我想舉腳一踢，那知竟出了毛病。球沒有踢中，而心却「撲」「撲」的跳起來了。心中突然感到難過，好容易才回復到原有的脈搏。

中學幾年，我一直沉溺於籃球運動，有時整個下午去打球，有時吃過晚飯就去打球。偶然會在打球的時候，由於一跳或者一跑，脈搏突然失常的快。我便立刻蹲下來，休息三兩分鐘，又繼續去打球。據說像這樣脈搏突然失常加快，便是有心臟病。於是，我便想到

要看醫生。從學校的校醫開始，市立醫院、省立醫院和教會醫院，我都去檢查過。他們都說我沒有心臟病，我告訴他們的症狀，他們又說不要緊。

我繼續打球，也間常找醫生聽聽心臟，但我從不介意我的脈搏加快。原是在打球或作其他激烈運動時，偶爾才發生毛病的，後來却在大笑時也會忽然脈搏加快，只要情緒激動，毛病就來了。

毛病來了，脈搏突然加快，從每分鐘七十二跳增至一百左右，心臟好像要彈到口裏來，胸脯好像崩裂似的難受，我便閉上眼睛用力行深呼吸。最後跳幾下特別快的，再整個脈搏停止一霎，然後脈搏就恢復正常。前後經過雖只不過是一二分鐘，但却像一兩天似的。最討厭的是：不知什麼時候會發生毛病；發生了毛病，也不知要經過幾分鐘才復元。

發病的頻率漸增，而每次經歷的時間也漸長。醫生告訴我「不要緊」，別人告訴我心臟病沒有藥可以醫治，這使我有著慌了。我想：我的壽命最多是四十五歲。（我自己不了解為什麼只想到四十五歲，也許由於我的長輩都不是長壽的

。我的祖父和祖母、兩位叔父和姑母、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在卅五歲至五十五歲間辭世的。）我也約略向爸媽提到這心臟病。兩老知道的不多，在將信將疑之間，只要我好保養，不必耽心。

於是，我開始養生了。從醫生、朋友和閱讀中，獲得一些片斷的有關心臟病的常識之後，我開始不吃有刺激性的食物，如薑、胡椒、葱、蒜及茴香之類；只有辣椒例外，它雖辣而刺激性不大。同時我也停止一切激烈運動。

心臟病是一種慢性的病，我雖已口禁辛辣，停止激烈運動，但我的脈搏失常病仍是偶然發作。發作後，我便躺在床上，脈搏是那樣快，快到連床也在抖動，跳到快到每分鐘一百十六跳。最後才有某一個醫生斷定我患的是一心臟瓣膜閉鎖不全症。「好在心臟瓣膜閉鎖如意的時候，我與任何健康的人完全一樣。

我估計我只有四十五歲的壽命。如此算來，到大學畢業時已去了一大半了。因此，我必須好好安排我的生活。我常常安慰自己，壽命太長也沒有什麼好處。在我的心目

中，死生的問題，並不是最嚴重的了。雖然自己認為壽命或許不會長，我並不悲觀。我想：我何必去為它而難過呢？

我的家是小康之家，我又是長子；如論到家譜，我更是佔了幾行之一「長」了。在宗族關係方面，我的地位是重要的。也許由於這個緣故，我的性情非常暴躁，脾氣非常壞。如果菜不合胃口，我常常靜悄悄的放下筷子就離開餐桌；我要什麼東西，我一定要獲得才罷休；假若同學惹起了我的性子，我會用磚頭去擲，用棍子去打；如果我有不如意的事，我會幾天都糊着臉，亂生氣；我曾向年老的家人亂吼，罵到他們傷心流淚；我也常責罰弟弟、妹妹們……

但心臟病是經不起刺激的，這一切都給我激動，都使我有加重心臟病的危險。為自己，也為別人，何必生這麼大的氣，何必看得這麼嚴重。

於是，我開始修身養性了。

抗戰時候，我住在鄉家，偶爾和一位年輕的中醫談到我的毛病。他說是肝火太旺，用不着探脈就開了五味藥。我連續吃了好幾個月，似乎有點效力。後來我在南京工作，忽然想到這位醫生，便寫信請他開回原來那個方子給我。那知他寄來的一個方子，却有君臣十餘味。不知是他的醫術進步了，還是因為我的地位不同了，他不能不格外謹慎點。我仍舊原方照服了一些時候。有一晚大雪，我與內人準備去踏



雪散步，想不到走出門不遠，我的脈搏忽然失常，趕快走回去躺在牀上，全身抖動，面孔發白。那時結婚雖已兩年，內人還是第一次看見我發生毛病，大驚失色，幾乎淚下。我復元後，慢慢向她解釋了一陣。她知道了我有心臟病了。

中藥從此絕了緣。我的內人對於我的生活起居，也加了一些限制。那當然是爲了我有心臟病。

#### 四

高中畢業之後，爸爸請了趙韋菴老師給我補習中文，課本是一「左傳」、「唐詩」和「莊子」。趙老師是當地有名的儒醫，我就想到不妨請老師來替我看看。我是他的得意弟子，他却找不出我的毛病。讀了半年，我要去投考大學，這就得準備功課，便停學回家溫習學校裡的功課。

讀了十五年洋學堂之後，再去讀半年私塾，那是很有趣味的。我們幾個學生中，有已在上海讀到大學畢業而且已經結婚生子的，有一直是從子曰、詩云讀上來的，也有家境太好中學讀不及格而來混混的。上午教的是「莊子」，下午教的是「左傳」，晚上教的是「唐詩」。老師忙於看病，我們的閒空時間多，每週規定做一篇作文，不做也聽便。我在學校做慣了，每週都做一篇，而且是白話文的時候多。韋菴老師的改作文，的確有一套，我那零零落落的白話文，他常常只增刪一兩個字而變成四六句。因此，我在作文方面，有了新的收穫。於是，我對於「莊子」也發生了特別

興趣。

這半年之中，由於老師常常被人請去看病，講解的「莊子」篇數不算多。我只覺得它的文筆好，是一本奇書，而常常大聲去朗誦，後來我自己把全本都讀完了。在我讀「逍遙遊」的時候，我真正領略到朗誦的滋味。我體會到大小、時空、名位、體用和其他。

從「莊子」中，我發現了另一天地：那是超宇宙的。在那個境界中，人只是一種自然的「道」，心臟病是無法存在的。

#### 五

在塵凡中，最不易看開的是名利，是生死，是愛惡。這一些都是勞神煩心的慾念。由於這些慾念的激盪，便形成人世間的行行色色。每個人都要滿足自己的慾望，有時候還會嫉妬別人滿足了他們的慾望，於是，就會勾心鬥角。慾望是本能的，每個人都有。在達到滿足慾望的過程中，就發生了衝突，人與人間的糾紛，族與族間的械鬥，國與國間的戰爭，莫不由此而起。

這個衝突問題是原始的。有人類就有慾望；有慾望就有衝突；（即在個人內心之間，也免不了有衝突。）有衝突便來了鬥爭。這便寫出了一部人類進化史。

儒家解決衝突的辦法是現實的：用正名來維持國家社會的制度；用義來剋服利；用禮來控制情慾。慾的存在仍是被承認的。一方面是食色性也，一方面便是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再從形式方面去作精神訓練，那就是割不正不食，肅不

正不坐之類。這樣一來，樹立道統和正統是必要的。

道統與正統，便是「應該」與「合理」的代表，我們必須尊重和维护它們。到正統牽涉到政治、道統成爲御用的工具時，我們便要高呼打倒舊禮教了。孔家店的招牌是真的，老招牌賣假貨，孔子並不能負責任。二千多年來的變遷，誰也不能預料。

宋明的理學，對於情慾的存在雖無法否認，對於其價值却予以否定。存天理而去人慾，講修身養性而變成割功過格，吾日三省吾身而變成去算黑白紙團，幾乎連人性也抹煞了。每個人都要成聖人，都要成道學先生。但聖人與道學先生却是血肉之軀，有情感，有慾念。爲了維持自己外貌的尊嚴，於是，造成了許多假聖人和偽君子。——到今天仍有若干人裝正經，稱道學，或許還是受了宋明理學的歪支的流毒。

既然人類都有慾望，便無東西方的分別。西洋的基督教文化，有許多是與中國儒家相似的。壞的慾念便是魔鬼的試探，我們要信奉主，便可免去試探。這與儒家的存天理、去人慾，是異曲同工的。「你要信奉主，只有一個上帝。」便與儒家的道統和正統相似。孔子講仁，基督講愛，仁愛便是解決情慾衝突的辦法。不僅講求和諧，而且提倡自我犧牲。從軀體慾望的放棄，進而獲得精神安慰的補償。我主爲世人贖罪而釘死在十字架上，這和東方尊重殉節殉情，其意義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佛家却推出一個西方極樂世界，把世俗的活動全部否定；更描畫出十八重地獄，在精神方面強迫你放棄情慾及其有關的一切。生老病死是免不了的苦事，喜怒哀樂等七情便是苦的泉源，大家必須求解脫，求超渡。佛法無邊，慈航普渡。自我犧牲的精神仍舊被提倡，於是，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說法。極樂世界是遙遠的，也是縹緲的。可是，不用着急，放下屠刀，立地可以成佛。

佛家比儒家和基督教來得澈底和痛快。儒家還要改過自新，基督教還得講懺悔，佛家却只要你放下屠刀，吃狗肉也可以證道。

這些，都是想解決情慾衝突問題。

#### 六

我考取了大學之後，打了一場籃球。在打的時候，我非常小心，跑不會太快，輸贏我也不重視，避免情緒受到一點刺激。結果，我的心仍舊跳了一次，躺在牀上很久才復元。我知道生理方面仍是有心臟病。

經過了若干年的自我控制，我的性情變了，我的脾氣好了，我幾乎是以一種局外人的態度來享受我的生活。

我看得開，想得透。在大學裏，我不參加任何課外活動，我不要名，不願出鋒頭。我與女同學交往，但從不曾想到要和她們談愛。我上課，我參加考試，但我只求及格。在課餘，我看自己愛看的書，想自己要的事。我有一種怡然自得

之樂。

我開始研究哲學，看了一些中西哲學方面的書之後，我對於「莊子」有了新的了解。我漸漸體會到天人合一的問題。

我們通常稱老、莊為道家，於是，因莊而及老，我自己便將「老子」看完了。那時，便推翻了從小就背熟了的「老莊清淨無為」之說。我寫了一篇「莊子的哲學思想」，給哲學教授評了分數之後，想再向國文教授請教，那知他連原稿也沒有發還給我。好在我是有道家思想的人，連「一笑」也沒有便「置之」，倒一點也不覺得氣憤和可惜。國文教授雖扣了我的論文，却和我談到無為而無不為的問題。於是，我有了新的啓示。

我們通常以為老莊思想主無為，是消極的，是採守式的。其實，「自然」的本身，却是自強不息；道家自然，道家隨着也是一種進取的思想。

大學幾年的薰陶，我不僅在性情方面有修養，對於宇宙人生方面也有了看法。我把「我」納入宇宙萬物之中，具體的我個人的一切，幾乎連存在的價值也沒有了。有一天，我與一位同學去理髮，他問我不敢剪光頭髮？我告訴他這不是「敢不敢」的問題，而是要不要的問題。於是，我要理髮師把我全部頭髮剪光。大學生都是愛漂亮的，別人每天頭髮梳得發光，我却去剪和尚頭，大家都為之駭然。有人以為我失戀了，有人以為我是要向某女同學表示決心，沒有一個人了解我的境界已是超人生的了。幾根頭

髮的有無，在我根本不是問題。這時候，我開始看尼采、弗西特、蘇格拉底等西方哲人的書。但我更因而崇「道」。人就是人，不能是「超人」，也不必為「超人」。「養生主」的庖丁解牛那一段，給我最深的影响。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因其固然。

「因其固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知道什麼是「固然」，不能有一點成見或偏見；要能絕對的了解什麼是「固然」，然後才能「因」。在「因其固然」的時候，更不能滲雜一點人為的或人慾的成份。自古到今，有多少人讀「莊子」，有多少人了解「莊子」。但讀了「莊子」，而能與「莊子」的思想，融會貫通，却是難能可貴的修養。「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身不在此山，尙不難；身在此山，而又能超脫「身在此山」的羈絆，却談何容易！我們既已來到此山，便無法逃避；我們是山中人，却仍要能看到廬山的真面目。

我的心臟病，也就因為我的心境的開朗，而發覺大有進展。以前是消極地不吃這樣，不吃那樣。到了我已經了解了無為而無不為的時候，我把口禁也解除了，我樣樣都吃。

像這樣又經過了幾年，心臟病並沒有加重。在南京鼓樓醫院，我再請一位德國醫生詳細檢查一次。他告訴我：「用器械檢查不出你的心臟有毛病。」這醫生在當時是很著名的，經他這麼一說，我便有了高度的信心。走出醫院，我像換

了另外一個人。

於是，我深深的了解：在人生的過程中，靈魂的安定，比什麼都重要。「莊子」給我的遠觀的思想，超然的態度和無為無不為的精神，都是非常理智的。「自然」也好，「道」也好，仔細去分析，澈底去分析，可說全是理智的活動。雖然客觀的，絕對的，却是非人情的。

我從無為到無不為，已經把我的心臟病醫好一大半。到那德國醫生花了一下午的時間，檢查我的身體，再告訴我：我的心臟沒有毛病時，我才正式有了信心，這等於是宗教方面的皈依或是洗禮。我想：這一點信心，便是人為萬物之靈的焦點。性靈方面必須有一種情感的信仰，這種信仰無法為科學的或理智的觀念所取代。慾的控制，可以用法律或道德的規條；情的滿足，却只有訴之於宗教。

不過，我的心臟，有時仍然會有一兩次失常的跳動。我又遇到一位奧國名醫，他到中國來並不是行醫的，當他知道了我的病症，送了我一瓶安神藥。我對於他給的藥有特別信心，我自己又去買了十幾瓶吃了。

## 七

我的青年時期，雖是在心臟病的困擾中；但我却從「莊子」思想中，求得了精神解脫。因為心理影響到生理，我的健康並不會遭受到傷損。

我從消極的禁口到解禁是第一步，可以說是從清靜無為中昇格了

。接着我不僅解了口禁，我還增加了抽煙與喝酒。烟酒都是心臟病的禁忌，我有心臟病，我却大抽香煙，也常喝酒。這似乎是無為而無不為了。我自己認為我不必為這些瑣碎而煩惱。我想抽煙，我為什麼要不抽？我想喝酒，我為什麼不喝？我不把這事當作「任性」，而認為這是「順性」。儘管有人會反對我的這種做法。

這樣一來，我抽香煙的數量一天天增加，喝酒的次數也在一天天增加。這一切，都不會影響我的心臟病。

四年前某一天，有位醫生告訴我，每吸香煙一枝之後，脈搏增加六跳。為此，我每天抽五十枝香煙，幾乎全日不停，我的脈搏便始終增加了六跳。他說這話的用意，原是為了勸我戒煙。他知道戒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他自己便是戒了許多次都不會戒斷的。他勸我慢慢減少，從五十到四十，到卅、廿，然後不抽。甚至他還答應和我同時戒。

從此以後，我就不抽煙了。抽煙的朋友們，每個人都有戒煙失敗的經驗，看見我不抽煙，都覺得非常奇怪。我告訴他們說：「我暫停抽煙。」抽煙並不是什麼奇特的事，戒煙自然也就不應該有什麼困難的。

我戒了煙嗎？我戒了。我戒絕了嗎？「抽」與「不抽」都沒有了不起的重要性。有時我也抽一兩枝，我並沒有戒絕抽煙。不過，我的心臟病，却的確確好了。

## 名著介紹

「自由，絕對的自由——不受強迫，不有偏見，不見藏于愚昧，不受魔鬼引誘。」

契訶夫

在世界文壇上，迄今配稱「短篇小說之王」的，恐怕只有俄國的契訶夫當之無愧，無論在產量及質量上，均非其他各國短篇小說作家所可比擬。法國的莫泊桑與美國的亨利雖然也有短篇之王的稱號，但莫泊桑的短篇遠不如契訶夫所寫的多；而亨利則的作風頗近「離奇」，簡直不能和契訶夫的小說相提并論——這也許是我的偏愛吧。

許多「名著介紹」的文章，都可以勾劃出某一本書某一個作者的輪廓，但介紹契訶夫的短篇，却使你無從下手。因為契訶夫留下來的短篇太多，單單被譯成中文的就有三四十冊，其他沒有譯出或散失的，數字當然也不少。

雖然他留下的作品如此之鉅，可是假如你喜歡文學的話，凡是留下來的作品，都有一番看的價值；否則，你永遠無法瞭解契訶夫的偉大之處在什麼地方。

寫小說的人任誰都承認：一部作品要有結構，要有高潮，因為唯有這樣才能抓住讀者的心弦。事實上，如奧亨利、愛倫坡等人的小說，也真的具有一非看下去不可的吸引力。而契訶夫的小說，却往往如一池連微風都不起的靜水，你可以心平氣和地讀下去，但又在無形中覺得這池靜水的寬宏無邊。他向來不用美麗的辭藻，但他的字句却在精鍊之中鑄出了另一種平靜甚至近于悽涼的氣氛；他不講求佈局，也不注重風景的渲染，但你讀過他的小說之後，却令你沉悶悶地反來覆去地思索不置，最後始恍然大悟：他的佈局與結構，也還在他的沒有佈局與結構之中。

契訶夫的文字雖不求雕飾，但他的文筆

却典雅而洗鍊；他的小說雖全部都帶有滑稽的諷刺意味，但他諷刺得不露骨，有的地方常要你細加思索才知道他的深奧之處。他筆下的人物，大多是小市民階級，因為他是個醫生，接觸的範圍很廣，故對各色人等的生計都非熟悉，描寫起他們的一言一行也都維妙維肖。契訶夫用憐憫的目光去檢查他所見到的每一個人，也帶着憐憫的態度去描繪他們，所以，他的作品充滿了頗有頹唐傷感的氣氛。於是，在俄國大革命成功後，會有不少唯物論的文學家反對他，攻擊他，說他只「描寫生活的荒廢破壞，却不創造一種朝氣蓬勃的精神」。後來，漸了高爾基的大力讚揚，契訶夫的作品沒有被「清算」。他的作品在今天的俄國，仍受千萬人的歡迎。即使在世界任何國家內，他的幽默諷刺的態度，以及他那玩世不恭的氣質，也特別為人

## 短篇小說之王的短篇

所喜愛。我敢斷言，就是在「將來」若干世紀，他的短篇還是不會被人遺忘的。

在契訶夫筆底下所描寫的事物，雖多具有悲觀氣氛；但他滲雜了幽默與諷刺，令你讀起來的時候，不禁含着微笑，却又滄着眼淚。例如「萬卡」那一篇，是描寫一個九歲的鞋店學徒，在寫給他祖父的一封信中，道出了他的被虐待的生活，和他的渺少而可憐的希望。他口口聲聲請求他的唯一親人的祖父把他帶走，他說：「要是我錯做了事，那就照你打那頭灰山羊似地打我好了。」

類似這樣在淒苦之中令人破涕為笑的描寫，可說俯拾皆是。又如「寶貝兒」一篇中，他描寫那一個無主見的女人，嫁給馬戲班主人，成日說馬戲班好；嫁給木材商，又說木材是人生的大事情；嫁給獸

醫，却又逢人就說起什麼馬瘟、牛瘟的。他雖然諷刺這個無主見而可憐的無知婦人，但讀者又會對她起着憐憫的心情。在這一點上，也正如可以看得出來契訶夫的人生哲學與他處世做人的態度。

× × ×

契訶夫生于一八六〇年，祖父是個農奴，後來自贖恢復了全家的自由。他在莫斯科大學讀的是醫科，因為維持學業，寫了不少諷刺的小品和小說，在當時的報章雜誌上發表。畢業後成為正式的醫生，但因他愛好文藝，最後竟丟開醫生的職業，而專心于寫作了。在契訶夫短篇小說全集中，尚有不少，他年輕時代諷刺的作品，不過有的雖很滑稽好笑，但並沒有什麼大的意義。也許他信筆寫那諷刺的小說時，只是認為好玩吧了。

## 魯文

他的小說不但膾炙人口，他的劇本也非常受人歡迎，如「海鷗」、「三姊妹」、「櫻桃園」等劇，在他生前上

演時，均極轟動一時。一九〇一年，契訶夫與演「三姊妹」的女伶奧爾格·克尼柏爾結婚。一九〇四年，他却死于肺病，只活了四十四歲。



「萬卡」這個可憐的孩子



# 綽號的研究

·蕭遙天·



很多人的名字比不上綽號响亮，甚至很多人的名字人家都忘記了，只叫得出他的綽號。所以，綽號在符號的效用，比名字還大。它盛行於學校裏，孩子們喜歡互相編撰綽號，用以取笑作樂；它蔓延於市井闔閭、田園江湖，戲謔中也許寓有真聲價；它傳播於廣泛的空間，比較孔子的作春秋更够力量，臧否人物，真地做到「一字之褒，榮於交冕，一字之貶，嚴於斧鉞」。我們對久年疏濶的朋友，名字已記不起了，却常常牢記着他的綽號而為之神往；我們讀水滸傳，也每每為那幫江湖好漢的綽號而神往；我們讀廿四史以至筆記小說，也覺得許多帝王卿相士大夫，以至草野間出名的人物，他們垂傳不朽的名字，總不及其綽號更能傳神。本篇對綽號的研究，不僅僅以現代人物或親友的小圈子做對象，而是擴大視域，網羅古今，分五段敘述之：

## 一 綽號的定義與價值

綽號也叫混號，或有稱為譚號的，我覺得它只包含一部分譏笑諧謔的技巧，雖然憑此產生很多上乘的綽號作品，却未可當做另一名稱。趙翼的「陔餘叢考」卷二十八「混號」條云：「世俗輕薄子互相品目，輒有混號。」按趙君只說出不懷善意的一面，趙君在同書同卷「別號」條云：「古人都無別號，而學行足以服人，人自有加之美號者。」也應歸納入綽號的範圍，作為善意的另一面。還要加上既不是美號，也不是惡號，純粹為印象樞軸的一面，這樣方算包含圓滿。

有很多人常常把綽號和別號混為一談，其實它們有很清楚的界線：別號是自治的，綽號是人加的。凡古今人於名、字、號之外，自己別立一號，便叫做別號。如陶潛宅邊有五柳樹，因而自號五柳先生，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假若他自己原無此號，人家看見陶宅外面有五株柳樹，因而稱他做五柳先生，那便變成綽號了。「綽」的意義為「多餘」，是名號之外多餘的東西。而又稱混號的「混」，義為摻合夾雜，是名號之外再經過他人用摻合夾雜的工夫而產生的東西。其內容大致包括：（一）純粹的認識印象

。（二）滿意的認識印象。（三）不滿意的認識印象。譚號的「譚」，意為弄言，界義較狹。它雖也具有滿意的和不滿意的兩方面，而望文生義，它僅可代表運用諧謔或嘲弄的技巧所創製出來的綽號，所以，也僅可列為綽號的分名。好像公孫龍的論「白馬非馬」，綽號如馬，譚號如白馬。白馬屬馬的一分名，不能包括馬的全類；譚號也屬綽號的一分名，不能包括綽號的全類了。

綽號的特色是善於掇取認識印象和強調認識印象，它具有上古人命名的樸野成分，也帶着現代人仍保留着的命乳名的猥俗成分。而妙處則在又樸野又猥俗中，却能兼綜事實，把那人的形貌、性格、行為……言簡賅賅地勾勒出來，其特色在此，其文學價值也在此。綽號的文學價值最高的，要算屬於其分名的譚號這一部分。因為綽號的命定，如果一本正經，太文縷縷了，太高雅了，轉覺得十分俗氣；倒不如出自調笑諧謔，不避村鄙，充分發揮樸野猥俗的特色，則越俗處却越雅了。

## 二 綽號的起源與發展

我們於明白綽號的定義、特色、價值之後，再來考查它的起源與發展，便如開門見山，僅一放眼遠望即可看得。原來它和原始的命名與命小名的方法，同出一個窠臼。（名與小名，另有專篇。）名和小名，是原始社會中的人羣，憑其天賦便能够創作出來的認識符號，不必枉費心力，尋出始於何人。中國的舊文人，喜歡拿高帽子給古人戴，如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蒼頡制字而鬼夜哭，現在看來，是既無聊又可笑。故我在名和小名的幾篇專文中，只敘寫社會怎樣產生名的原因，由什麼聖人發明，却不要談。同樣地，綽號始於何人，也不必深考了。比如「陔餘叢考」混號條謂：「呂氏春秋簡選，『夏桀號移大糞』。謂其多力能推牛倒也，此為混號原始。」趙君的武斷便有毛病，因為他拿戰國末期呂氏門客的臆說做根據，以妄測傳說中的人物混號，史料已不可靠，怎能使我們相信呢？

據我的觀察，綽號的興起，應該排在古人有了稱字稱號的習尚的分際

，可能在春秋時代已發其端緒。在那當兒，人和人的交遊，爲了表示客氣與尊重，常常不單單呼喊對方的名字，而在名字中間加上「子、父、伯、仲」的美稱，如孔丘字仲尼，魯君稱爲尼父，是其一例。更進之，連名字都不加，只就其排行稱「仲子」「季父」……了。這是後來漸漸發展爲美號的一路。另一路，則於名字之外，加上認識印象的標幟，像勇犯、東里子產、行人子羽、祝鮒、屠羊說……都在名字上附加親屬（舅）、住地（東里）、官職（行人）、職業（祝，屠羊）……等的印象。後來如司馬遷著「史記」，因稱史遷，更因他受過官刑，也稱腐遷了。不過這些都不用於直接稱謂，也不寓褒貶，僅僅附帶認識印象而已。由於這一線的拉長，綽號才普遍地流行，並且在認識印象上又注入好壞的觀感。像史記的「酷吏列傳」，殘酷的官吏到都，老百姓叫他蒼鷹；嚴延年，老百姓叫他屠伯。而「後漢書」記伏生的後代，世傳經學，清淨無競，州人又號爲伏不鬥。江革至孝，人號江巨孝……我現在試作一個合理的假定：綽號的流行，純粹印象認識的應該先過寓意褒貶的；間接稱謂的也應該先過直接稱謂的。而事實上綽號用於間接稱謂也多於直接稱謂。除非太相熟的朋友的口頭戲謔，或者是太親密的人的不客氣稱呼，才見着用綽號當名字呼喊。比如我朋友王君做瘦羊，他回稱我爲肥馬，這是很平常的。曾國藩喜歡稱他的愛將鮑超做鮑癩狗，也是以不客氣見得親暱的一例。其餘，則綽號在直接稱謂上很少用場了。

### 三 綽號的對象

綽號的命名，其對象當然以個人爲主，但群體也往往給人家加上綽號。把個人做對象的以下將有頗豐富的敘述，本段省得多作累贅的絮語，故現在只談談群體的對象。按用於群體的綽號有屬於地方性的：如明代稱四川人爲川老鼠，形容其善鑽。湖北人爲乾魚，表示其善治鱧魚。叫江西人爲臘雞，以元時江西人在朝廷做官的，多以臘雞饋客。近代稱湖南人爲騾子，象徵其性格堅韌而帶點傻勁。稱江西人爲老表，頗費解，曾詢問一位江西朋友，據他的解釋，謂江西和湖南接壤，洪楊之亂，江西人多逃到湖南避難，和湖南人建立深厚的感情，老表乃由湖南人開始使用的最親熱的稱呼。

有屬於民族性的：如明末荷蘭人初來中國，當時即稱爲紅毛番，後來更擴大範圍，爲一切白種人的統稱。又以他們都來自海洋，稱洋人。清季山東河北一帶，又稱洋人爲毛子，大概是關外皮貨業中人把毛子做羊的隱語，洋洋同音，故便成爲洋人的新綽號。再發展下去，叫基督教徒及辦理洋務的人做二毛子，洋人又變成老毛子了。民國十五年時，直魯聯軍中有白俄的僱傭兵，俗也稱爲毛子兵。中日戰爭中，叫日本兵爲鬼仔、蘿蔔頭。鬼仔爲憎恨之詞，蘿蔔頭則要把他砍掉吃掉。

有指大圈子的某一夥人的：如西漢末樊崇的軍隊都把眉畫赤，以和王

莽的軍隊有所識別，大家稱爲赤眉。張道陵造作道書，誘惑百姓，凡受道的須納五斗米，世號米賊。東漢末張角倡亂，先宣傳「青天已死，黃天當立」，其徒衆皆頭繫黃巾，世號黃巾賊。

有指小圈子的某一夥人的：如宋末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同除諫官，時目爲三不吠犬，蓋三人的名都「大」，頭旁缺一點不成「犬」，可說是不敢吠的犬，挖苦他們不敢直言諫事也。明代劉吉、萬安、劉珝爲相，昏聩無能，對時政無所匡正，當時也稱他們的內閣爲「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尙書」。「開元遺事」記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日火燼灰冷，當凍裂肌膚矣。」是比喻語，也有綽號意味。有指某一行業的：如兵稱丘八，以八配丘，即兵字。茶樓的夥計稱茶博士，用陸羽典故。媒婆，宋人稱馬百六，見「夷堅志」。「翠碎錄」解爲「北地馬羣，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最合計之，每百用牡馬六匹，故稱爲馬百六。」

有指某一類人的行爲或性格的：如稱私娼爲半開門；跟母親出嫁的兒子爲拖油瓶；不成材的貨色爲三腳貓；圓滑的人爲水晶球；而稱懶惰的人爲三不管，以其衣、食、住三樣都不管也。稱凶橫的人也叫三不管，謂天、地、人都不畏懼也。

綽號有用於二人者，可算是範圍最狹的羣體。如「述異記」云：「吳黃龍中，吳郡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離，時人號爲比肩人。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

以羣體做對象的綽號，有一個變例，是對某一夥人中每個人都有品目，好像是把每個人做對象似的，而實際是把每個人的認識印象連串起來，成爲對某一夥人的認識印象。如「朝野僉載」謂：「武后時張元一好品題，以趙廓渺小，起家御史，謂之臬坐鷹架；魯孔邱爲拾遺，有武夫氣，謂之驚人鳳池；蘇味道有才識，爲九月得霜鷹；王方慶體質鄙陋，爲十月被凍蝨；婁師德長大而黑，一足蹇，爲行轍方相；吉珣長大，好昂頭行，視高而望遠，爲望柳駝；袁本身黑而瘦，爲嶺南考典；朱前疑身體垢膩，爲光祿掌膳；東方虬身前衫短，爲外軍校尉；唐波若矮短，爲鬱屈蜀馬。長孺子視望陽，爲呷醋漢；蘇微舉止輕薄，爲失孔老鼠；而張元一腹粗脚短，吉珣亦目之爲逆水蝦蟆……魏光亦好品題朝士，以姚元之長大行急，爲趁蛇鶴鵲；盧懷慎好視地，爲觀鼠貓兒；姜皎肥而黑，爲飽樞母豬；齊處仲好眇目視，爲暗燭底鼠老母；呂延嗣長大少髮，爲日本國使……」劉貢父詩話：「盛度體豐大，丁謂疏瘦，梅詢好薰香，饗賓不事修潔，時人謂盛肥，丁瘦，梅香，饗臭。」明宏治中，元守直爲通政使，王敞爲左通政，姜清、李浩爲參議，時人謂元哭，王唱，姜辣，李苦。謂元和王聲音都不稱，而姜急躁，李氣促也。

更有表面上品題了很多人，而事實是來烘托一個人的特徵者。如後魏宗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履，冀州人爲語曰：「顯公鐘（沙門名），宋公鼓

(宋安德太守)，宗道暉履，李洛姬吐(婦人)，謂之四大。」這裏有其餘三大，不過是大展的陪襯罷了。

#### 四 綽號的作用

一個綽號流行起來，其效果為記憶的加強，觀感的明朗，愛憎的對立也隨之壁壘森嚴起來。許多人因綽號而感到過分的喜悅，好像「水滸傳」裏的宋江，好漢們見了他，都推金山，倒玉柱，拜伏在地而道：「江湖上的朋友那一個不曉得及時雨宋公明。」這「及時雨」三字比金字招牌還發亮。也有許多人因綽號而感到啼笑皆非，像郭倪做殿帥，自比為臥龍，酒後輒吟三顧頻頻的句子，後來出師打敗仗，對客流眼淚，給人套上一「帶汁諸葛」的綽號，多麼難受啊！一個鬼計多端的村學究，人家稱他為「智多星」、「賽諸葛」，便沾沾自喜；如叫他「狗頭軍師」、「陰間秀才」，他必懷恨在心，等機會來回咬你一口。一個面目端好的鄉村女子，你讚她為「賽觀音」、「豆腐西施」，她也許衷心地感到愉快，而謙遜不迭。如叫她「玉面狐狸」、「夜間娘仔」，那她會馬上變成潑婦，臭罵你一個佛出世。更有許多人給綽號弄得身敗名裂，像「活閻羅」、「牛頭阿旁」的凶惡相，「萬歲閣老」、「由寶尙書」、「屈膝參政」的奴才相，「三旨相公」的無能，「賣國牙郎」的無恥，那都是一經品定，便如判落泥犁地獄，永不超生的。

綽號的作用，現在再條理化地敘述一番：

其一，加強認識作用。可以說，最初是純粹的認識印象而已，如東漢末的黃巾賊，其大聲的稱雷公騎，白馬的稱張白騎，輕便的稱飛燕，多鬚的稱於氏根，大眼的稱大目。但由於他們的戰鬥力堅強，又發展為使人駭怕的戰鬥力的認識。又如張成戰酣則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與太平天國時的「四眼狗」、「紅孩兒」，都先聲奪人。

其二，發抒感情作用。有一部分是無目標的抒情，像明代莆田陳愧蕭為翰林時，客至呼茶，夫人道：「未煮。」陳道：「也罷。」又呼乾茶，夫人道：「未買。」陳道：「也罷。」當時的人叫他「陳也罷」。而一部却是有目標的，像「北史」記北齊的馮淑妃，名小憐，本來是大穆后的從婢，穆后寵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南部烟花記」述隋煬帝的侍兒韓俊娥，帝每就枕，令韓搖動振振支節，乃得甘寢，因呼她為「來夢兒」。按這「續命」與「來夢兒」都屬綽號性質，而編撰的人却用以寄託一片希望，從這裏可以看出綽號的有目標的抒情的端倪。至於詆酷更為「屠伯」，頌直官為「鐵面御史」，愛憎分明，其揆懲的目標也更分明了。這種感情的抒發有時也歪了路，給野心家、陰謀家運用為捧人和罵人的工具。像現在的電影界，計劃把某演員捧成明星，總先給她們立一個惹人注意的綽號，如「最美麗的動物」、「東方瑪麗蓮露露」之類。又像孫中山先生，在革命未成功的時候，給清廷詆為「孫大炮」，為四大寇

之一，無怪吳稚暉先生敘述將要晤他之前，有點害怕，懷疑他可能是紅眼請綠眉毛的怪物呢！

#### 五 綽號的分類

關於綽號的分類，二十多年前，曾讀過劉大白先生的一篇短文「綽號文學的研究」(發表於世界雜誌)。劉氏的文章雖很粗略，而所舉二十類，條理井然，因擷其條目，寫於日記。後讀趙翼的「陔餘叢考」，卷二十八有「混號」條，材料豐富，而嫌其記敘蕪亂，我會以劉氏的條目，趙氏的材料，雙方合併，並網羅從史書筆記小說所見到的綽號，擬寫「綽號錄」，今筆筒所積約六萬言，仍未敢成書，本段乃撿其要略，俾作全篇的殿後。按劉氏所分綽號二十類如下：

- 一、狀貌
- 二、德性
- 三、威望
- 四、聲價
- 五、運命
- 六、財產
- 七、業務
- 八、技能
- 九、學識
- 十、藝術
- 十一、武勇
- 十二、行為
- 十三、舉止
- 十四、臭味
- 十五、談吐
- 十六、著作
- 十七、服御
- 十八、身份
- 十九、嗜好
- 二十、諧謔

茲依其體例，每項略舉數事：以見一斑。

##### (一) 狀貌

- 「大耳兒」後漢書：「呂布傳：『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建陽董卓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巨信。』」
- 「賈長頭」後漢書：「賈逵傳：『賈逵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謂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 「郭橐駝」柳宗元有「郭橐駝傳」，橐駝，駝背也。
- 「長鬚公與齊髻公」北齊書：「許淳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鬚公。顯祖曾因酒酣，握淳鬚髯，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不敢復長，時人又號為齊髻公。」
- 「盲子夏」漢書：「杜欽傳：『欽字子夏，少好經書，而目偏盲，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京師謂欽為盲子夏以相別。』」

##### (二) 德性

- 「八磚學士」唐德宗時，李程官翰林學士，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冬中日及五磚，為入直之候。李程性懶，好晚入，日過八磚乃至，時號八磚學士。見「翰林志」。
- 「驚蝴蝶」魏收輕薄，時人號為「驚蝴蝶」。
- 「水晶燈籠」宋史：「劉隨傳：『隨字仲豫，臨事明銳敢行，在蜀人號為水晶燈籠。』又孫道夫傳：『道夫知蜀州，遇事明了，人目為水晶燈籠。』又東齋記事：『張中庸為杭州，民號為水晶燈籠。』
- 「肉腰刀」「開寶遺事」：「李林甫媚功嫉能，不協羣議，每奏御之

際，多所陷人，衆謂林甫爲肉腰刀。」  
〔人貓與笑中刀〕「唐書」李義府傳：「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害物，號曰人貓。」

(三) 威望

〔屠伯〕漢嚴延年爲河南太守，論囚，至流血數里，時號屠伯。  
〔小范老子〕「名臣言行錄」：「范仲淹守西夏，賊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謂范雍。  
〔肉雷〕「清異錄」：「來君，乃唐酷吏來俊臣之裔，天資驚忍，以決罰爲樂。當宰郃陽，每肆枯木之威，則百囚具斷，轟响震動一邑，時號肉雷。」

(四) 聲價

甲，比較的。  
〔大小李將軍〕唐李思訓善畫，官右武衛大將軍，時稱大李將軍；其子昭道，亦以善畫名，稱小李將軍。  
〔大小尉遲〕隋唐時，于闐國人尉遲珣質那，善畫外國故實及佛象鳥獸，其子乙僧，師其藝而尤工四時花鳥，時稱大小尉遲。  
〔老蘇，大蘇，小蘇〕宋蘇洵及其二子軾轍并有文名，時稱洵老蘇，軾大蘇，轍小蘇。  
乙，聲況的。

〔豐年玉與荒年穀〕「世說」：「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稚恭爲荒年穀。」注：「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匡世之才，各有所用也。」  
〔青錢學士〕唐張族登進士第，員半千數爲公卿稱族文辭，猶青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  
〔臥龍〕「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又據晉書稽康傳：「鍾會言於晉文帝曰：『嵇康，臥龍也。』」

(五) 命運

〔楊三變〕「宋史」楊畏傳：「天下目爲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  
〔白蠟明經〕「朝野僉載」：「張族號青錢學士，時有董方，九舉明經不第，號曰白蠟明經，與族爲對。」  
〔不利市秀才〕「北齊書」：「夏侯放未耦，伶傷風塵，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  
〔黑頭公〕「魏書」臨淮王彧傳：「雀光見彧，退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

(六) 財產

〔金穴〕「後漢書」：「郭后弟況，遷大鴻臚，帝數臨幸其宅，賞賜

金銀繡帛，豐盛無比，京師號爲金穴。」  
〔多田翁〕「唐書」：「盧從愿爲刑部尙書，盛殖良田，帝目爲多田翁。」

〔萬石君〕漢石奮及其四子皆官至二千石，景帝號奮爲萬石君。史記有萬石張叔列傳，萬石，卽萬石君也。

(七) 業務

〔嘗履舍兒〕「魏略」：「太祖在漢中，劉備棲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嘗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先主微時嘗嘗履，故云。」  
〔花糕員外〕「清異錄」：「皇廷僧舍宰糕坊，主人由此入貲爲員外官，蓋顯德中也，都人呼花糕員外。」  
〔醬翁〕「宋史」隱逸傳：「薛翁又稱醬翁，蜀隱君子，善易，以賣醬隱。」

〔許糖餅〕「夷堅志」：「湖州民許六，以賣餅爲業，人皆呼曰許糖餅。」  
〔楊鞍兒〕「宋史」：「楊安國少無賴，以粥鞍爲業，人皆呼爲楊鞍兒。」  
〔菜園子〕張青綽號菜園子，見「水滸傳」。

(八) 技能

〔肉飛仙〕「北史」：「禪定寺幡竿繩絕，沈光口銜索，拍竿直上龍頭，繫畢，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人號肉飛仙。」  
〔薛醜刀〕「清異錄」：「薛醜刀，圃里人，善栽種，凡花穿接，無不冠絕，常持厚脊利刀，刪洗繁穢……」  
〔湯裱精〕湯勤，嚴世蕃清客，善裝裱，精鑿書畫，混號湯裱精。  
〔鍼神〕「拾遺記」：「魏文帝所欲美人薛靈芸，帝改名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深帷之內，不用燈燭，裁製立就，宮中號爲鍼神。」  
〔落雕都督〕「北齊書」斛律光傳：「會從世宗於河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則大雕也。邢子高數曰：『此射雕手也。』」當時傳號落雕都督。」

(九) 學識

〔書厨，書樓〕「十國春秋」：「諸學士每爲文，先問古今首末於朱遵度，國人號爲幕府書厨。」宋史：「吳時敏於爲文，未曾屬稿，兩學目之爲立地書厨。」又齊陸澄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不成，王儉戲呼爲書厨。宋張大中號黑漆書厨，明程濟號兩脚書厨，則非以贊美，而譏其讀書甚博而不能運用。宋上林韋曼，博聞強記，也有目爲書樓的。  
〔解事舍人〕「唐書」：「齊澣爲中書舍人，論駁及詔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舍人。」

〔皮裏晉書〕梁劉瓊，位中書，爲宣城王記室，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謂之皮裏晉書，見「南史」劉瓊傳。

〔沒字碑〕後唐崔協，器宇宏爽，高談虛理，然小識文字，虛有其表，乘筆皆假手於人，時人謂之沒字碑，見「五代史」。又後晉安叔干，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時人稱爲沒字碑。契丹耶律德光會呼爲安沒字，也見「五代史」安叔干傳。

〔破天荒〕唐之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爲天荒。劉岷舍人，以荆解及第，人號爲破天荒，見「北窗瑣言」。

### (十) 藝 術

〔記曲娘〕「樂府雜錄」：「張紅紅唱歌巧食於市，草青納爲姬，敬宗召入宮，號記曲娘。」

〔草聖〕東漢張芝、唐張旭二人，草書品格，皆入神化之境，有草聖之稱。

〔無愁天子〕北齊後主，爲無愁之曲，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見「北史」。

〔筆虎〕「海錄碎事」：「李陽冰善小篆，自謂倉頡後身，時謂之筆虎。」

〔菊部頭〕「齊東野語」：「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宮中號爲菊部頭。」按思陵爲宋高宗。

### (十一) 武 勇

〔飛將〕李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見「史記」。

呂布膂力過人，便弓馬，號爲飛將，見「三國志」。單雄信能馬上用槍，李密軍中號爲飛將，見唐書。梁適稱向寶爲飛將，見「宋史」。

〔王鐵槍〕梁王彥章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一置鞍下，一在手，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軍中號王鐵槍，見「五代史」。

〔來嚼鐵〕「唐書」來瑱傳：「安祿山反，肅宗知瑒有武略，加招討使。瑒奮不顧身，與賊戰，屢破之，盡收河洛，賊號爲來嚼鐵。」

〔鐵脚板〕清趙德光平回苗之亂，所向克捷，善超拒雕刼之法，敵畏憚之，號曰鐵脚板。

### (十二) 行 為

〔三旨相公〕宋神宗時王珪爲相，凡十六年，不建一策，上殿進呈時曰「取聖旨」，上可否訖曰「領聖旨」，退諭稟事者曰「已得聖旨」。時人謂之三旨相公，譏其失職也。

〔蟋蟀相公與蝦蟆天子〕宏光朝，馬士英於羽書倉皇間猶以鬥蟋蟀爲戲，一時目爲蟋蟀相公。清兵臨江，宮中猶需房中樂，令乞子捕蝦蟆以供燈籠大書：「奉旨捕蟾」，時稱蝦蟆天子，見「夕陽紅淚錄」。

〔雷半千〕金雷淵爲監察御史，出巡郡邑，奸豪不法者立錐殺之，至

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雷半千。

〔十錢主簿〕「魏書」宗室傳：「慶智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府中號爲十錢主簿。」

〔伴食宰相〕「舊唐書」盧懷慎傳：「開元三年，懷慎與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 (十三) 舉 止

〔夜半客〕後漢書「彭寵傳」：「王莽爲宰衡時，甄豐且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

〔一窩蜂〕陸游「入蜀記」：「建炎中，大盜張遇，號一窩蜂。擁兵過廟下，相黨卜瑋，一攻騰空不下，一攻躍出戶外，羣盜惶恐引去，未幾遂敗。」按一窩蜂，一擁向前之意。

〔方三拜〕「北窗瑣言」：「方干謁王龜大夫，一見卽兩拜，王答之，未起，干又一拜，時人稱爲方三拜。」

〔連花〕「夷堅志」：「鄞人連生好酒，每飲必插花於首，人呼爲連花。」

〔啼哭郎君〕「鶴林玉露」：「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金縷室與撤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敗之，撤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爲啼哭郎君。」

〔曳白〕唐天寶二年，判入等者六十四人，以張爽爲第一，帝御花萼樓覆宴，爽持紙筆，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見「唐書」。

### (十四) 鼻 味

〔香兒〕「釵小志」：「元載佞薛璠英，幼以香屑飲啖之，長而肌香，號爲香兒。」

〔香扇墮〕明金陵教坊女李香君，短小明慧，人號香扇墮，見「板橋雜記」。

〔香孩兒〕宋太祖生，營中三日香，洛中人呼應天禪院爲香孩兒營，見「孔氏談苑」。

〔銅臭〕崔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論者謂爲銅臭，見「後漢書」。

〔梅香，寶臭〕梅詢好薰香，寶資不事修潔，時人謂爲梅香，寶臭，見「買父詩話」。

### (十五) 談 吐

〔無口匏〕「宋史」李沆傳：「沆爲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匏。』」

〔囉囉翁〕「唐書」寶蓋傳：「鞏字友封，平居與人言若不出言，世號囉囉翁。」

〔四其御史〕「唐書」：「郭霸於則天時除侍御史，初舉集召見，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



則天悅，故拜焉，時人號爲四其御史。」  
〔鵝鴨諫議〕「委巷瑣談」：「宋紹興丁卯，因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鼎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兩掖，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

### (十六) 著作

〔歇後鄭五〕唐鄭綮，滎陽人，字蘊武，善詩多詼諧，時號鄭五歇後體。乾寧初，拜相詔下，綮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立朝侃然，無復故態。

〔詩虎〕「詞林海錯」：「唐羅鄴與方干、賈島齊名，賦牡丹詩云：『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時人稱爲詩中虎。」

〔算博士與點鬼簿〕「玉泉子」：「王盧楊賂有文名，人疑其疵曰：『楊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賂好用數目作對，謂之算博士。』」楊謂楊炯，賂謂賂賓王也。

〔歐陽呼〕「腐誤」：「歐陽修作五代史，多用嗚呼二字，時稱歐嗚呼。」

〔三影郎中〕宋張先，字子野，官郎中，工詞，有句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壓捲花影」；「柳徑無人，墮飛絮無影」。時稱張三影。

〔紅杏尙書〕宋祁爲玉樓春詞，有「紅杏枝頭春意鬧」句，世因稱紅杏尙書。

〔三紅秀才〕應子和有「兩岸落花紅」，「風過落花紅」，「蠟炬短燒紅」，人號三紅秀才，以比三影郎中，見「因話錄」。

### (十七) 服御

〔白馬三郎〕「五代史」：「閩王王審知，狀貌雄偉，常乘白馬，軍中稱白馬三郎。」

〔碧鶴雀〕「唐書」裴寬傳：「寬爲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誥許妻以女，明日，韓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族人皆笑，呼爲碧鶴雀，誥曰：『愛其女，必以賢公卿妻也，何可以貌相人。』卒妻寬。」

〔黃牛嬭〕「漢書」：「宣帝卽尊位，求得外祖母王嬭，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嬭。」

〔赤脚大仙〕宋仁宗幼時，每穿履屨，卽亟令脫去，宮中皆呼爲赤脚仙人，見「揮塵後錄」。

### (十八) 身份

〔召父杜母〕召信臣，漢壽昌人，南陽太守，爲民興利，教化大行，民號召父。後杜詩遷南陽太守，政治清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山中宰相〕「南史」：「陶弘景屢加禮聘，並不出，國家每有大事

無不前以諮詢，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隱相〕宋梁師成以宜官得貴幸，官至太尉，御書號令，多出其手，合意輒加汲引，王黼父事之，雖蔡京父子，亦謁附焉。都人目爲隱相，見「宋史本傳」。

〔黑衣宰相〕「通鑑」：「宋文帝元嘉三年，帝以慧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孔顛嘆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矢所矣。』」按慧琳僧也，僧衣黑袈裟，故云。

〔文武管家〕「直語補證」：「管家始自明吳時與劾嚴嵩疏：『俗呼文選郎萬采爲文管家，武選職方郎祁祥爲武管家。』」

### (十九) 嗜癖

〔醉龍〕「語林」：「葵邑飲酒，乃至一石，常醉在路上臥，人名之曰醉龍。」

〔書齋〕「晉書」皇甫謐傳：「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齋。」又「南史」劉峻傳：「苦所見不博，開有異書，必往所借，靖河崔蔚祖謂之書齋。」清張燮，好遊書肆，富藏古籍，亦有書齋之目。

〔曲子相公〕「北窗瑣言」：「和凝少年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燬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南艷詞所玷，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

〔梅妃〕唐玄宗妃江采蘋，性愛梅，帝因號爲梅妃。

〔斗酒學士〕「唐書」王績傳：「武德初，詔侍門下省，故事：官日給酒三升，或問侍詔何樂耶？答曰：『良醞三升，差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

〔柘枝顛〕「夢溪筆談」：「寇萊公好柘枝之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按柘枝，柘跋魏之舞樂。

### (二十) 諧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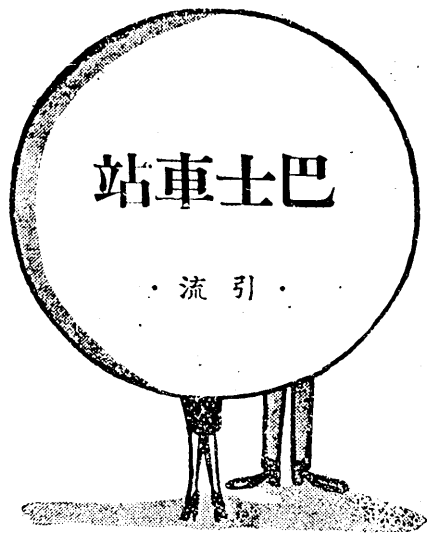
〔丑座與太牢公〕唐牛僧孺入相，時人稱爲丑座，以地支丑爲牛；李德裕則稱之爲太公，以牛爲太牢也。

〔殺人不眨眼將軍〕「高齋漫錄」：「佛印禪師爲王觀文陰座云：『此一瓣香，奉爲掃烟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眨眼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爲其父帥多殺戮也。」

〔汗淋學士〕「東軒筆錄」：「學士王平甫，盛夏流汗浹衣，劉貢父曰：『眞汗淋學士也。』汗淋與翰林同音，戲語也。」

〔強口馬與決鼻牛〕「世說」：「孫安國住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殷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其頰。』」

〔接脚夫人〕「玉泉子」：「唐相白敏中始娶已朱紫矣，嘗戲謂其妻曰接脚夫人。」



# 巴士車站

· 流 引 ·

每天，從早晨到黃昏，由黃昏到子夜，你可以見到巴士車站擠滿了人，男的、女的、少年的、老年的……都在等候巴士車的來臨。

有人說：巴士車是窮人的私家車，這話的確不錯。

很多行人，很多汽車、囉哩車、摩托車，都經常從這巴士車站經過，因為它是設在公路旁邊，隨時隨地都可看到的。這是很平凡的事，但誰又會想到這巴士車站也有不平凡的史蹟，血與淚的史詩呵！

每天清晨，太陽剛闖上山崗，人們就已在巴士車站等候。這時，我也不能例外，早就企在叢中等巴士車了。  
是的，因為我也是個工人，和同站者都是趕着乘這班巴士車去上工的。為的是彼此都是窮光蛋，買不起汽車，也談不到買架摩托車。所以，我得跟他們站在一起，耐心地等。

巴士車來了，每個人的心情都呈現着緊張，舉起左手示意它停站；有的還牽着小孩子，有的鼓起勇士的氣概……都準備着車一到，就來個爭先恐後的擠。

「丟那媽，原來是校車，又失望了。」其中一個說。

最可憐的還是那個老頭兒，他看不懂橫寫字，還在叫嚷「士獨！士獨！」

「來囉，來囉，你看又一輛來了。」另一個說。

「幹你老母，叫都不停。」這次的巴士車，人實在擠得太滿，它望也不望就開足馬力奔馳過去。

「唉！搭巴士車真難。」

「這麼好生意，也不多開幾輛。」

「要快，就去坐德士。」

「哼！有本事我不買架私家車，何必在這裡活受罪。」

一陣陣埋怨過後，人人都眼巴巴地望着車輛流綫型的汽車，像疾風掣電地飛駛而過，有的汽車還開着收音機，多自在的享受着晨光和音樂呢！

「來了，這次真的來了。」

巴士車終於姍姍來遲地停下了，幸虧這輛的搭客不多，當它還未停穩時，搭客已蜂湧而來地在巴士車門前擠着。

「慢慢來，有人落車。」車上的售票員叫嚷着。

「老友，我等住上工，過了鐘點唔得呀！」一個青年人誠懇地說：便闖上了車。

「唔得！唔得！一售票員不客氣地向他一推，他沒留神，立刻跌了一交。」

「喂！你的眼睛生在頭頂係唔係？若果唔俾搭，就唔好停，你咁亂推人點得？要跌死我係唔係？」

「你想點樣？不守規矩就唔得！」

「丟那媽，牛精，有本事落車來，大可見個高低。」那青年人有點冒火了。

「落就落來，怕你係衰仔！」

於是，兩個人都下了車，準備展開決鬥。那些趕着要上工的早已闖上巴士車找了座位等着看，祇有幾個魯仲連站着看全武行的上演。

「大佬，係你無理由，點該亂咁推人落車。佢唔守規，你可以講，若果惹出事來你要負責，你知唔知？」

「唔關你事，丟那媽，要打就來，唔使多講費口舌。」售票員也不示弱地招架。

「呸！你不過係個打工仔，使乜咁沙陳，打就打，唔教訓吓，都唔知死。」

就這樣地，你一拳，我一拳，乒乒乓乓地打了起來。

「唉呀！鼻腔流血啦！」

「大家中國人，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打架唔係辦法，一陣鬧到公堂，大家都要破鑼呢！」是個老年人走近拉開。

「老坑行開，唔關你事。」售票員氣沖沖地怒視着他。

「告訴你，可要識相點，別看我老，唔使得幾拳就唔會行前來。」看樣子，老年人是有一套的。

駕駛員這時跳下車來，向青年人說幾句好話，老年人也罵了售票員幾句，這場風波總算靜止下來。

巴士車開走了，又是一車滿滿的，搭客像豬糞般地擁擠着。

這世界就是這樣，每個角落，每分每刻，都隱伏着愛與恨的激流。

中午，往常炎熱的天氣，巴士車站照樣擠滿了搭客，有的拿把花傘，有的戴頂帽子，天氣雖然熱，還可耐心地等。可是，今天的天突然變了卦，陰靈的天，早就象徵着暴風雨即將來臨，巴士車站照舊是一羣搭客。但祇是剎那間，暴風雨便開始襲擊這塵埃的都市。搭客們祇好低着頭走

進店舖的走廊，有的走進咖啡店，祇有三五個還在矮矮的車站裡避雨，準備着巴士車一到就來個衝鋒，冒雨闖上車去。

「嘟嘟！」巴士車終於來了。車上的搭客們，因為到達了目的地，沒辦法祇好冒着雨奔下車，走進車站，滿身已濕漉漉。而那般要上車的也不能例外，急急忙忙地擠，不管雨那麼大，風那麼猛。

像這種落湯鷄的玩意兒，在我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因為我總覺得憑空無故地帶把雨傘實在不方便。恰巧今天我又面臨厄運，滿身被淋得濕透，正想上車，意想不到擠了一陣，售票員立即下逐客令，宣告滿座。於是，我只得再步回車站，站着發抖。

「喂！許先生，你也在這兒。真倒霉，早知這麼一場雨，我也不回家吃飯了。」

突然，我遇見了洪小姐，她也站在車站裡避雨。洪小姐是我認識不久的朋友，我記得是在某一次的宴會上，朋友介紹我認識的。我只知道她是在××小學當教員，人長得不錯，待人也很有客氣的。經她這麼一問，我感到有點狼狽，因為在女人面前，如果太過於寒酸相，是會受她瞧不起的。

「呵！妳也在這兒，我們僱輛德士，我送你回家好嗎？」

「不，等雨小了，我想還是到飯攤去吃點點心算了。」

「那也好，我們一同去。」

「你不是也想回家嗎？」

「不，我本想去看看朋友，但現在天不作美，還是改天吧！」

「呵！那也很好，我們可以談談。」

又一輛巴士車來了。既然決定不搭它，我就站着看熱鬧。

「救命！救命……」

人人都張大眼睛看，巴士車一定發生了意外。轟然，從巴士車上抬出一個男人，眼睛緊閉着，兩手曲着發抖，看樣子已經不省人事。經過一

陣騷動，人已經被打到走廊上，雨還是很大，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

「你們有驅風油嗎？拿來擦擦，看他會不會清醒。」是個老年人的聲音。

「有，這裡有。」

「係撞着車，或者係病？」

「唔知，但在巴士車上坐坐吓，忽然間就暈吐，口水直流，真嚇死人！」一個女人說。

「車去醫生樓吧，叫邊個會醫佢呀！」

「你識乜嘢，但是患羊癇病，等一陣佢就會醒，唔使慌。」

真的，只有二十分鐘左右，那病人已經張開了眼睛，癡視着周遭的人，口唇顫動着似乎想說話。

「好啦，醒起來囉！」

雨漸小了，我和洪小姐看完這齣街頭劇，便趕着到咖啡館去吃點心。

× × ×

夜的都市是美的，五彩的霓燈到處閃爍着，夜遊者早就悠閒地行走在夜的街道。尤其是那戲迷，都趕着到巴士車站，等候巴士車來載他們到戲院去。

夜的巴士車站雖然是暗淡的，但熱鬧的情形却比白天有過之無不及。夜間的巴士車也比較頻繁，搭客也特別多。尤其是在華燈初上的時分，紅男綠女，一批批地來到這巴士車站，參差不齊地站着張望巴士車到來。

一輛又一輛，有時三四輛的巴士車接踵而來，搭客就活像戰場上的衝鋒隊，一批批地衝，湧，擠……

「唉呀！我的天，邊個咁衰，偷吃我的荷包？」

就在這擠呀擠的一刹那，正是小偷下手的大好機會。多少好擠的人，一不小心，馬上就會遭殃。

「唉呀！想死，亂咁撞。乜嘢哇，連我的金

鐲都挽咗去，丟那媽……」

又是一個女人的叫喚聲。

可是，這有甚麼用呢？儘管你叫嚷，儘管你哀求，……搭客們祇有面面相覷，正所謂「愛莫能助」。不到五分鐘，巴士車又啞的一聲開走了。

× × ×

我也曾經看過一幕銖公雞的活劇：也是夜幕初垂，巴士車站開始熱鬧的那一段時間。

搭客照樣地擠，小手照樣地活躍。

是個青年人，剛闖上巴士車，立即發現有人偷了他的口袋的一支派克五一型自來水筆，不由大喊：「丟那媽，你這衰仔偷了我的筆，快快還給我！」

「邊個偷你的，你下車來搜。」

於是，青年人下了車，在巴士車站瞪視着他：「我明明看見你偷我的。」

「大佬，你有冇睇真，唔好亂咁賴人！」

「我睇清楚係佢。」

「好，若果搜唔到，你又怎樣？」

「唔該你地還我啦！」

「哼！唔使滴厲害，你都唔知死。」

接着，那三五個阿飛之流的青年，便不客氣地揮起拳頭，一頓亂打，把這青年打得滾在地上呱呱叫。

幕地，打手作鳥獸散，只剩下好些看熱鬧的人在�這可憐虫。好久，他纔從地上捱痛地站起來，面部已瘀腫地呻吟着，這纔嘆了口氣地說：「真倒霉，賠了夫人又折兵。」

× × ×

巴士車站的故事實在太多了，只要你平心靜氣地逗留在那兒一兩個鐘頭，你就可以看到聽到許許多多的黑暗的反映，這也是生活的寫照啊！



萍  
卿

玉萍說起來台灣，還是今年元月間的事。

從那時起，我的心靈的深處，就亮起了期待的火把。期待，如果過於漫長，那原是一種痛苦；但我寧願痛苦地守着期待，不願沒有期待而守着空虛。

玉萍還說過，動身的日子在八月中旬。

從那時起，我便感到時間的牛步慢得可憐。八個月，七個月，六個月，五個月……我中心秘密地數着。那種不耐的心情，恰如等着開演的觀眾焦灼地盯着那緊垂的幕布一樣。

八月到了。十五天，十四天，十三天……我中心急燥地數着。每天，總是挨不到黃昏，便堅決地撕去當天的日曆，像是希望明天能跳過黑夜的遮欄提前降臨似的！一個懷滿希望的人是多麼地熱愛明天呵！

起初，我把玉萍將要來台灣的消息，緊緊地封鎖在心裡（玉萍也要我這麼做）。但以戀愛為標幟的祕密，先天的就是封鎖不住的。因為它會滋長；滋長得很大，使你的心包容不下；滋長得很重，使你的心承担不起。有幾次真要脫口而出，告訴我最知心的朋友志溶，但我

還是忍住了。明知說出來並無妨害，忍住反而令人窒息，可是，這自己盤扭自己的勁兒，也自有說不出的享受，好像我獨佔了這世界某種奇蹟一樣的愉快。

大概是四月上旬吧，玉萍來信提議要我和她每個禮拜對寫兩封信（原是對寫一封的），還怕我不贊成，舉了一個可敬佩的例子，說她的學校的校長赴美考察時，與在龍引的夫人是每三天對寫一封信的。當然，信是愛情的天使，愛情能使人語言永遠像江河一樣地奔流，一週多寫一封信，還怕沒有話說，我同意了，也實行了。

玉萍來信的突然增加，引起同事們的好奇，尤其是和我一同起居作息的志溶。據他的推斷，這種蜜也似的通信，只有初陷情網的人，才能如此。我和玉萍早已超越了這個階段，現在突然火熱，其中定有文章。起先我還批評他們大驚小怪，但經不起他們東一句、西一句地打破沙鍋問到底，而我又不能於有城府那一類的人，我再也沉不住氣了，玉萍要來台灣的消息便衝口而出。

「意凱的那一位又要來了！」在我的朋友間，這件事像一樁新聞，爭傳着、談論着。

四年前，玉萍也會來過台灣一次，但不久她又走了，走得像一陣旋風那樣的急促。她留給我的，要用淚水才能算得出那種滋味。她也留給我的朋友們一連串的猜測，但猜測終是難得一個結論的，也就只好為我與她那段悲歡離合的往事而歎息。現在，她居然又要回來了，而且決定加入我所創造的生活天地裡來。這對於我及我的朋友們所構成的多年來都是寂靜的、單調的小社會，的確激起了新鮮的、興奮的漣漪。

我期待着，好像我的朋友們也在期待着。

八月中旬過了，玉萍沒有來，信上說連台灣的入境証都未收到。一股期待的火，雖因希望的愈加接近而愈加灼熱，愈加難熬，但這對於我，除了等待，又有什麼別的法子呢？

自從八月初開始，玉萍便離開了龍引——她寄書的所在地。為了護照、簽證和向朋友辭行，在新加坡、吉隆坡二地跑個不停。因此，我無法寫信給她，而她的信仍照常寄來。可是，信却寫得很潦草，有時也出現幾個錯字，看來她是為了不能按預定計劃啟程而焦躁不安。而我呢，每當拆閱她的信的時候

，緊張得心都要跳了出來。還好，我的心終於沒有跳了出來，但失望却從她的信裡跳了出來。不是入境証未到，便是飛機票未到；不是入境地點有了變更，便是乘飛機又改了搭船。不過，總是沒有提到動身的日期，甚至何時能夠動身也沒有一個預料。

「怎麼樣？何時去迎接呀！」起初幾次，志溶還這樣地問，那語氣還夾帶着幾分俏皮兒。後來看見我不願回答，知道有些不對勁，也就索性不問了。大概只消用眼一瞟我讀信後的臉色，也會明白答案的。

這份低氣壓，直籠罩到九月初的某一天，我接到玉萍的信：一切手續均已辦妥，決定十四日由新加坡動身，十五日下午抵台北機場。連所乘飛機的號數都告訴了我。看到這裡，我想，我的臉上一定有着朝霞一樣的光彩，和難以掩飾的從心底甜透了出來的微笑。首先發現的是志溶，跟着他的發現，是辦公室裡响起了同事們一陣筆謔的歡呼。

一切迎接玉萍的事，包括這份迎接的情緒，似乎早已準備妥安。當我提着一個旅行袋，踏着輕快的步子，走向岡頂車站的途中，我真覺得直吹一曲口哨（如果我會吹的話）。

我踏上岡頂北上的夜快車，沒有疲倦，沒有煩惱。我睜着眼睛，盡我所能的幻想，貪婪地編織那未來的幸福。連那杯茶，直到下車時，還是濃艷的，一動也沒有動。經過了九小時的奔馳，列車在

十四日晨抵達台北，一下車便走訪光華夫婦。他們自然知道我是爲什麼來的。光華的太太，一面同我寒暄，一面同我打趣。光華却從抽屜裏拿出一封信遞給我，並問：「這封信昨晚剛到，是玉萍的吧？」

是玉萍的信，她知道我會來台北接她，我也早已告訴她來台北是住在光華的家。

一定有什麼事情發生，但我知道能發生什麼事情呢？

玉萍的信上說，因爲離境手續有點延誤，動身的日期將有變動，但最遲在十八日抵達。

我渾身那種熱蒸蒸的喜悅降爲沮喪，一種將會發生什麼的預感偷偷地爬上心頭，至於將會發生什麼，無法說得具體，只是那種不舒適、不暢快的感覺倒是具體的。

美麗的希望的果原是難產的，我又只有等待一途了，但我心中默禱着這等待能在十八那天揭曉，這是我所能忍耐的最遲的限度呀！

朋友們知道我來了，陸續到光華家來問訊。他們似乎比我樂觀、興奮。尤其是那些太太們，唧唧呱呱地，不是要吃糖，便是要請客，並且異口同聲地決議去機場歡迎玉萍。

十五日午後三時，我們歡迎的行列到達台北機場。雖然玉萍未必就是今天來，歡迎的人們，却以爲自己的歡迎是不會落空的。

距離班機到達還有一個多鐘頭，我請我們的行列在航空站的酒吧坐下，一個人叫了一杯冷飲。我呷了一杯冰橋汁，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去服務台向那位漂亮的小姐要出

旅客名單。我的心情又緊張了，緊張得像一個搜索目標的尖兵，從頭到尾往復地查看每一行。我真不願馬上交回那張旅客名單，惟恐我自己沒有看得確，但我的確又沒有發現了。這個姓。令人迷惑的是上面却有一個 Yeo，因爲那張名單打的不是 Full Name，又無法判定是不是 Yeo 之誤——這想法雖覺可笑，但多麼地自然呀！

我向我們的行列說出這件事，我的語氣顯然無力，甚至可以說有些哀泣。

人們對於希望的接納是寬容，對於失望的接受却是嚴峻，除非失望的事實橫在眼前，封住了辯論之口，封住了思考之門。

那些好心的歡迎者說，既來之，則安之，且等飛機到了再說。何況名單上還有個姓 Yeo 的，焉知不是航空公司打錯了一個字母？誰都明白，這個理由有欠充分，但這時誰要提出反駁，那才是一個不知趣的人咧！

從那架飛機由天際出現，直到螺旋槳懶洋洋的停止，我都目不轉睛地望着，一個人對他的希望是忠實而又虔誠的。

機門——我的希望之門——打開了，旅客陸續走下扶梯，這時我發現我們唧唧呱呱的行列突然靜默了。

「最後一個是的！」九駒是見過玉萍的，他一面用手指，一面對大家說。

「和照片上的蠻像嘛！」惠德的太太說，那情景只差找照片來作証。

我看見最後走下扶梯的那個女孩子，也是圓圓的臉，走路的神情更酷似玉萍，但我無論如何不肯承認她就是玉萍，尤其是她穿一襲咖啡色的連裙洋裝，使我不禁喊出：「那決不是玉萍，玉萍不喜歡穿咖啡色的衣服。」

玉萍是否不喜歡穿那種顏色，我並不深知，至少她是沒有告訴我的。我之所以敢於那樣的說，是由於一種衝動，表示我的眼光敏銳，與衆不同而已，並非有什麼確切的根據。

那女孩子走近了，我們一齊走近去看，連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她與玉萍的相像，只是較玉萍稍矮，年紀要輕，沒有玉萍那種只有我才能領略的存在她衣裙搖移間的韻緻。然而，相像是一回事，失望又是一回事，她畢竟不是玉萍。希望與失望原是兩個極端，中間是沒有折扣和通融的。

我們這批不被領情的歡迎者慢吞吞走出了航空站，他們都偷偷地把眼睛瞞着我，似乎想說些什麼，但我又沒有聽見他們之中的某一個說出點什麼。

十六，十七，沒有接着玉萍。十八日，滿以爲她一定來的，所以，歡迎的隊伍，也較前幾日來得壯闊，興緻也高漲得多，但玉萍仍沒有來。

那天下午，由機場回到光華的家，朋友們安排了幾個節目，爲的是給我遣悶，我都謝絕了。朋友們無奈，也只好散去。光華夫婦因了一項應酬，也都出去了。留下了我，癡癡地躺在牀上，我忽然覺得這

燈紅酒綠的台北竟像沙漠一樣地荒涼，這盛夏溽暑的季節也像嚴冬一樣地冷漠……

「信！」房東的孩子把信丟在桌上走了。

我真懶得起來看那是不是我的信，不過，這時的我，又是多麼地渴望一封信的！

果然是玉萍的信，上面潦草地寫着：

「親愛的……回岡鎮去吧，聽我的話，安心工作，等候我的消息。因過港的簽證發生了問題，發了這封信，我又要到吉隆坡去辦手續。何日動身，尙難預料。來不及接我也沒關係，我抵台北後，次日一定去岡鎮。你一定等得急了，別難過，經痛苦琢磨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萍含淚草。」

是什麼原因使得手續發生了問題呢？我不願去想，事實上我也不想。何況，這世界上發生的許多事情，根本是沒有原因的。

人，在得意時愛把幸福用幻想的艷彩去撫摩，在失意時就會想到那對幸福懷有嫉妒的暗箭。那種敏感，使人很容易默認世間是有着命運那回事的。

我腦海裡浮出了千萬個問題，但我去問誰呢？除非去問上帝，可是，我又怎知上帝是和我站在一起的？呵！我真恨不得插翅飛到馬來亞去——我畢竟無法飛到馬來亞去，我還是聽了玉萍的話，當晚搭車回岡鎮。雖然光華夫婦苦苦地留我住幾天。

回到岡鎮之後，工作，起居，

飲食，都照着往日的規律進行。不過，這只是說，我屬於這些規律，而不是規律屬於我。我像成了規律中的一部機械，真正的「我」，迎接玉萍去了，迎她到馬來亞去了。

在這規律以外的，就是我的想像力突然豐富：手續辦不好，玉萍來台灣的事是延擱，還是打消？玉萍會不會因此而致病（她的身體原不太好）？甚且想到她要動身的話，所乘飛機的安全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期待着，等待着，同時也責問着：命運之神真要給我不幸的判決嗎？

然而，這世界畢竟不完全是命運造成的。

廿四日的下午，傅達送來一封信，淺藍色的，印着國泰航空公司標幟，寄自香港。不用說，是玉萍已經到了香港，我心中有着滿溢的喜悅。她到台北的時間是當天下午，並把第二天到岡嶼來的話又說了一遍。我是無法去台北迎接她了，因此，也有着輕輕的遺憾，因為玉萍曾說過她的願望：踏上台灣的第一眼看到的人應該是我。但玉萍終於來了，再隔十幾小時，我就要和她重逢了。我現在才覺得我希望的太陽比我臆想的還要明亮，我已經覺出她在對我溫溫地輻射。想起一個禮拜來，那種不幸的設想，無聊的愁心，真不禁暗笑着罵着自己：愚蠢！愚蠢！

廿五日的清晨，便接到台北發來的電報，玉萍說廿七日來岡嶼。爲什麼又變卦呢？玉萍真狠心，還要我再等兩天，難道不曉得這

兩天比兩個世紀還要難熬嗎？後來一想，廿七號是中秋節，玉萍一定是看中了這月圓圓的日子和我相見。呵！玉萍真是有心人，我頓覺釋然。可是，就在當天下午，我又收到一份電報：玉萍改乘廿五日下午一時的特快車南來。我又迷惑了！難道幸福之神的行止一定是這樣閃爍的嗎？結果，還是我自己「自圓其說」。玉萍一定是怕我等焦了，心裡難過。是嘛，何必拘於形式一定要在中秋節見面呢？呵！玉萍真是可人兒。於是，我的靈魂像風平浪息後的湖面，沒有一絲縐紋，沒有一點微塵，一心一意等待晚上九點鐘迎接玉萍了。

志洛碰人便告訴他這個消息，活像一個廣播器。他似乎有着我過度興奮的感染。

晚上，在岡嶼車站有着小小的歡迎場面。這一次，我不是由這個場面裡走出來的歡迎者，相反的，却變成了由這個場面之外走進來的被歡迎者呢！

南下的特快車在南市停三分鐘後，再行三十分鐘，便是岡嶼。我忽然覺得我應該比所有的歡迎者早一點見着玉萍才對。（我是應該與衆不同的呀！）也許她有東西要我幫忙拿下車，也許她有話先要同我單獨的說，也許她的心情有點緊張，見着我就會安定些，也許……總之，有的就是理由，愛，就是產生理由的源泉。於是，我拿定主意獨個兒先去南市，也拿定了主意不告訴任何人，即令是志洛也不例外。晚飯後，洗過了澡，找個機會避開衆人的眼，我悄悄地溜出了校

門。夏日的晚風，飄着我輕盈的夏裝，也飄着我輕盈的心。

八點四十八分，我在南市車站的月台上，看那氣喘不休的車頭拖着特快車進站。那車頭，平日覺得它又黑又髒，毫不能引起人們對它的美感，今晚看來却又有着無比的美感。這使我憶起上次玉萍來台灣所乘的那架巨型霸王機，漆得花花綠綠，像一隻大玩具，我還爲它寫了一首詩哩！

我從最後一節車廂上車，一面向前走，一面端詳着每一位女客，那景况恰似這一次若把玉萍看漏了，便永遠找不着她了。

終於，在火車緩緩地開動時，我和玉萍開始了這一次的初見。彷彿玉萍這時正在望着窗外，似覺得身旁有人，便回頭一望——這一霎那，就是我們夢寐以求的那一霎那呀——淡淡的招呼，淺淺的一笑，我們的靈魂，由一個人的心裡出發，走到了另一個人的心裡。

玉萍穿着綠底白花的連裙洋裝，臉上浮着旅人的憔悴，說話的聲音很低，有點兒嘶啞，她顯然是疲倦的。只有當我的眼光和她相對時，會發現她的雙眸，流露着明朗的愉快。

玉萍說明了遲來的原因，是簽証的手續曲折複雜，若不是有人担保，現在恐怕還未動身。她問我不是等苦了，當然，這是不用着回答的問題。

我問她爲什麼來岡嶼的日期變來變去，她的回答真出我意外，那是簡單而又出奇的原因：她記錯了日子。還是今晨她去看芬仙（玉萍

的好友），芬仙問起她何時來岡嶼，才發覺這個錯誤。因此，她又趕了一個電報來。我問她是不是被幸福的漩渦轉昏了？她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瞟了我一眼，抿一抿嘴角，笑了。

列車馳過一個小站，窗外一陣燈火明亮。玉萍不禁笑了一笑，回頭問我：「你怎麼想到先一站來接我？」

「這怎麼說得出，難道你不喜歡嗎？」

「哦，我正想着要是有人先來接我，多好！」玉萍幾乎是閉着眼睛講話：「果然是你來了！我們兩個，一個在想，一個就做，真巧！」說完，又睜大了眼睛望着我，那雙眼睛貯滿了女性的神秘。

「你常說的，愛情能使人聰慧呀！」

她又笑了，笑落了臉上的倦意。

三十分鐘的時間，過得比特別快車快得多，我們還談了些什麼，我也無法記憶了。人們在快樂的時候，是很慷慨地遺忘自己的。

車抵岡嶼，小小的歡迎場面在等着我們，不，真正等着的是玉萍一個人。志洛、思真和他的太太小玫，先和玉萍握手道好，他們是認識玉萍的。思真還打趣玉萍，說她較前又年青、又漂亮了。其他的人也相繼歡迎，玉萍稱謝不置，大家彼此客套了一陣。

真正的場面還在附近一家咖啡店裡，我們一齊走進去，剛一落坐，我獨出心裁到南市，被指爲「走私」，馬上成了取笑的對象，要求

# 我 走 進 琴 聲 裏

文  
影

誰以靈妙的手指舞蹈在鍵盤上呢？  
那愉快的音韻又從隱隱的白樓裏傳出來，  
在朝來透明的空氣中跳躍着，  
像述說一個光亮的夢。

我陶醉在美好的旋律中，  
我已走進了琴聲裏……  
那好像是春天——  
春天的花朵，  
在原野上燦然地開着；  
長長的柳絲，  
搖曳在河岸堤畔。

我散步在河沿上——  
春潮漲滿了兩岸，  
小河有快樂的喧嘩，  
說着一串幸福的謊話……

噢！那好像故鄉的景色。  
不，那時候，  
每個人都已不再流浪。  
噢！我像聽見了熟悉的鄉音。  
不，那時候，  
每個人都已會見了自己的親人。

那時候，  
歷史再也不記載着殺戮，  
最後一次的風暴，  
已讓自由的手指撥開，  
人們不再擔心希望會在槍聲裏破滅。

那時候，  
在幽靜的月夜裏  
年長的聚攏着估計豐收，  
或者，哄着孩子入睡。  
熱情的年輕人，  
早躲到幽深的竹簷裏，  
等候着心裏的渴望……

然而這只是我的幻想  
我的幻想拍着翅子飛翔在琴聲裏的世界。  
如今，我從琴聲裏走出來，  
我有最深重的悲哀……

天空飄蕩着戰爭的風雲，  
六十年代的紅流仍在泛溢，  
我們的歡樂是如此的少，  
而我們的苦痛却是如此的多。

那一天琴聲裏的歡暢才會降臨呢？  
那一天陌生的幸福才會出現呢？  
世界啊！我搖着你強力的膀子，  
請你以明朗的聲音回答我啊！

玉萍改日請客，補償他們空着急一場。志洛今晚也附和着出我的洋相，把我從台北回來，沒有接着玉萍的那種狼狽像，回來後失魂落魄的生活，不化本錢似的添油加醋，繪影繪聲地說得哄堂大笑。玉萍只迷迷地望着我，我直覺得那種誇張對我是一種享受，我除了也跟着笑之外，自然用不着辯駁。  
朋友們體諒玉萍的疲倦，吃了幾杯冷飲，笑得也够了，便提議早散，好讓玉萍休息。  
思真夫婦老早說過，玉萍來了

，就住在他們的家。  
到思真的家，小玫便端出事先煮好了涼着的桂花綠豆稀飯以及幾樣四川泡菜，笑着向玉萍說：「你也該親親家鄉味兒了。」  
當然，我知道這頓夜點對玉萍的胃口是體貼的。  
吃完，玉萍雖然有些不勝勞頓，看樣子却又不想就寢。窗外，月色如鏡，我提議大家出門散步一程，思真夫婦滿口贊成。可是，當我和玉萍走出來之後，他們却仍留在屋裡。

田野靜靜地安睡着，筆直的路像一條銀河似的，在我們眼前伸展開去。月光，擁抱着天空，擁抱着大地，也擁抱着我和玉萍的一雙人影。  
玉萍和我，這時似乎都不想再說什麼，只是牽着手，默默地漫步着，像若干個我們過去的月夜一樣……  
移時，在鳳凰樹的疏蔭下，我們說了更多的話——用身體的接觸，用唇的印証。  
當我們再牽着手重行踏月時，

我似有感喟地說：「後天就是中秋了！」  
「那麼，月亮將比今晚更為圓了！」  
「玉萍，我們就選定後天中秋吧！」  
玉萍更握緊了我的手，把頭偏靠着我的肩頭，輕輕地，輕輕地，「唔」了一聲……  
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是要中秋的團圓月，照耀着我倆新生命的開始，也照耀着我倆對那些遙遠的人們的祝福！

# 小琉瑯妹的日記

· 方文 ·

× 月 × 日

明天是我跟三嬸出門的第一天，也是開始踏上洗錫米的生活道路。

當我剛從小學畢業，爸便死了，日常生活只靠媽替人洗衣，有時也替人劈些柴，生活過得很苦，只好輟學。而且我已十六歲，年紀算來不小，也該出來做工賺錢幫助媽媽，何況還有兩個弟弟要唸書呢。

明天，這意義不同的明天，我便是一個琉瑯妹，開始踏上謀生之路，開始接受生活的熬鍊了。這怎不叫我悲喜交集？——喜的是自己終能自立，不被人譏為寄生蟲；悲的是恐怕自己意志薄弱，挨不起生活的打擊而倒下。

× 月 × 日

今天，我和三嬸到離家五里遠的猛塘去「翻猛」，起初竟不知所措，拿着琉瑯和搭杓發呆。幸好三嬸慢慢教我如何用搭杓把猛搭進琉瑯，然後又如何把琉瑯轉着圈子。她又告訴我那些顏色黑紅的便是錫米，但不乾淨，回家後再用篩仔篩過，才是市上所要買

的。我照着三嬸的吩咐，淘洗沒有多大一會，腰酸酸了，腳也覺得有點抽搐且很癢。於是我問三嬸，她說這是本有的現象，何況我是才開始洗的。她又叫我到岸上休息一下，不然等下腰伸不直了，可要變成駝背女了，駝背女還有誰要？這句話叫我聽了怪不好意思，却又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傍晚回到家，三嬸替我篩了我所淘洗的錫米，剩下的得到半牛奶罐，約有一斤。三嬸讚我本領，初學也洗到一斤，她自己才有二斤多一點。我歡喜得忘了一天的疲勞，媽也望着我微笑……

× 月 × 日

時光易逝，我已洗了半個多月的錫米。現在，我的淘洗技藝不但和三嬸一般熟練，且也學會了篩。

在這些日子裏，我覺得頭痛的還是：洗錫米沒有一定的地點，只是這裏洗一下，那裏又洗一下。有時甚至走去十里外的地方，未到目的地，腳却先走酸了。這還不打緊，有些時還遇到青衣隊。記得有一次，我和三嬸到××錫礦公司的附近去，遇見了四、五個荷着鎗的青衣隊，攔着我們查問。三嬸回答說洗錫米，他們却要看琉瑯証和登記証，我和三嬸拿了出來。

「妳的琉瑯証呢？」他們指着我的慌極了，不知所答。好在三嬸說我是她的女兒，這才了事。

× 月 × 日

今天，三嬸忽然走來對我說：「亞珍，義嫂在某處買到琉瑯，我和你都開到一份，明天就打算開工，不過每人要繳三十扣做本錢。」

我很高興，忙叫她為我賣去所洗得的錫米，得到五十多元，除開拿出三十元做本錢，其餘都交給媽。

× 月 × 日

一早吃了飯，就和三嬸到義嫂家集合，一看竟有卅多人，大家都在等着出發。到了礦場，一夥人鬧哄哄地，聲音傳遍全琉瑯，有些還一邊洗一邊唱山歌。

中午，大家回去吃了午飯，又再工作。直到下午三點鐘，義嫂便叫人把錫米抬到××錫礦公司去，再揀出幾個琉瑯婆來篩，我也被揀到。因為篩錫米比洗錫米要輕鬆，我真慶幸自己的運氣好，也被揀中了。

在公司裏面，那閒着無聊的財庫和一行江（替公司買菜的），都走來和我們攀談。對於這，我感到厭煩，所以很少說話。

「你這位大姐，怎麼年紀那麼小（那時我脫了頭巾，他可看見我的面孔），便出來做工了？」

哼！有錢誰還要出來工，不會去唸書？我覺得這問題是多餘的，沒有理睬。

他們見我不說話，便沒有再問什麼。

× 月 × 日

上午十點多鐘，大家正在聚精會神地工作。

「轟！」突然一聲巨响，開還夾着幾聲呼叫：「救命呀！」

大家急忙跑到喊救命處，一看是彭嫂被泥壓住上半身，七手八腳為她撥開泥，救出

來時却已陷入昏迷狀態。又經過一番急救，她才甦醒過來，只呆呆地坐在地上，嘴唇雖在動，但說不出一句話。



義嫂見出了事，便叫她回家。她一聽這話却清醒了，忙說：「涯：涯唔轉，轉去唔是少半工囉，涯唔……」

義嫂對她解釋說身子要緊，也會給她一工的，她才慢慢地走回去了。

唉！窮人的生命竟是這般賤價，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

×月×日

泉水已浸沒了整半個珊瑚，我們也沒地方再可淘洗了。

義嫂把錫來賣了，出糧給我們，做足工的每人得到五十五元九角。我做了十多天，除去三十元成本，賺到廿多元，還算過得去。可是，以後又要這真洗一下，那真洗一下了。唉……

×月×日

弟弟們近來變得很乖，對於功課非常用功，使我甚覺安慰。

老實說，只要他們能自愛，知道賺錢給他們唸書不易，對功課勤勤力力，長大後能幹出一翻轟轟烈烈的事業，那麼，我即使再苦些也甘願。像我還有甚麼作爲呢？唸書的機會是被剝削了，也許終身就是個捧了琉璃在死亡綫上掙扎的不幸者。

讓我默默地閉了眼，兩手合十，爲弟弟們向菩薩祈禱！

×月×日

幾天來，我們真倒霉死了。早上六點鐘出門，到下午三點多鐘回家，才只洗到半斤或一斤的錫米。况且，這幾天，媽也很少有衣服洗。收入實在太少，支出又已省到不能再省，真不知如何過活？

唉！也許上天註定窮人就是處在這吃不飽餓不死的環境下吧？

×月×日

天還未亮，三嬸就跑到我家來，把我從夢中吵醒：「喂！亞珍，聽講××公司昨晚清溝，今晨有人去洗溝尾，我們也去試試看！」

我一骨碌由牀上爬起，匆匆忙忙漱洗畢，套上紅頭巾，拿了琉璃，便隨三嬸向××公司的珊瑚走去。

這時天色還很昏黯，四周虫鳴唧唧，晨風輕拂，吹得人也覺得清爽，不過有點冷就是了。

路上有很多像我們一樣的琉璃婆，或許也是到××公司的溝尾去的。大家走在一道，沒有說一句話，更沒有誰抬起頭來看看誰，只是默默地走着、走着。

到了××公司的溝尾，果見已有三三兩兩的同伴在淘洗，我們來了，也沒有抬起頭來看看。

約莫過了半點鐘光景，我正在溝尾把沙用搭杓搭了放進琉璃中，突然聽見一陣咒罵聲。

「喂！妳做密也咁唔講理，呢處是我洗住嘅！」

「哼！妳洗任嘅入地就唔准洗咩，又唔是妳嘅地方？」

「唔得就唔得，走！」

「我做密也要走？」

「我說要你走，你就得走，你唔聽唔要怪我……」

「唔走！唔走！你有密也本領，只敢使出來好了！」

「哼！同你講理你當耳邊風，唔打你這個衰婆一頓，你也唔知我的厲害……」

於是，這兩個琉璃婆打了起來，你抓破我的臉，我扯住你的髮尾，真要拚個死活似的。

「喂！唔好吵囉，快走，快走，孟加里來啦！」另一婦人高叫着。

大家聽說孟加里來，都急忙拿了琉璃就走，只聽後面隱隱有叱喝聲，一些較小的琉璃妹嚇得大叫媽媽。

走了一程，見孟加里沒再追來，大家商量再回去洗，那些小琉璃妹却不敢，她們先回了。

淘洗了一會，孟加里又追來了，我們又沒命的逃。

這樣一追一逃，好像捉迷藏一般，真有點疲倦。其時天色已大亮，太陽從東方昇了起來，只好回家。

回到家，立刻動手把錫來篩了，才得半斤，三嬸只有六兩多，我們不由得相對苦笑……

×月×日

洗琉璃越來越困難，生活自然越來越艱苦了！

媽近來老不舒服，夜裏常咳嗽不已，有時咳得上氣不接下氣，叫我怎不感到萬分煩惱呢！

今早把洗了十多天的錫米賣了出去，得到三十多元，請來中醫張大夫爲媽診病，灸了藥給媽喝，又扶着媽在牀上躺下。謝天謝地，媽的病果然好了一些，不再咳得那麼厲害了。

中午，我又拿了七元給兩個弟弟繳學費，只剩下廿多元了。

唉！在這物價高昂，謀生不易的現社會中，廿多元又用得多少時候，我真有點感到沮喪！

# 南洋最早的革命報紙

·小丞·

自中國大陸變色以後，國內知識份子先後南來，適星洲更有南洋大學之創設，書刊報紙有如雨後春筍，頗呈一種文藝復興蓬勃的氣象。繼往開來，創業固難，守成亦不易，是端賴有堅苦耐守的精神，始克有繼續發揚光大的事功。因之，使吾人回憶過去的星洲圖南日報，實與南洋各屬具有重大的影響。

## 圖南日報的誕生

己亥（一九〇〇年）庚有為設保皇黨於新加坡，以該埠閩籍巨商邱菽園為南洋分會會長，菽園原為福建名孝廉，物望頗隆。戊戌（一八九九年）四月發刊天南新報，以歌頌清室變政為宗旨，由是新加坡遂分為維新及頑固二派。天南新報屬維新派，而叻報則屬頑固派，當時南洋各埠固沒有革命黨人的足跡。

及庚子（一九〇一年）興中會在廣東惠州舉義失敗後，黨人黃福、黃耀廷、鄧子瑜等皆逃南洋謀生，翌年（辛丑）尤列亦跟蹤而至，旋向義興會員（即三合會）及農工二界宣傳革命，漸見成績，繼設中和堂以收攬下層階級，然參加者僅為農工方面，商界表同情者只有陳楚楠、張永福二人而已。

陳楚楠，福建省同安縣廈門人，有木材及糖果店名合春號；張永福，廣東省饒平縣人，有布疋店名新長美號。楚楠與邱菽園為舊交，以劉寬新學各書報而萌起民族思想，只有永福一人與之

志同道合。及後結識尤列，始得探索革命黨之門徑。

迨癸卯（一九〇三年）上海蘇報案發生，楚楠、永福乃聯名致電駐滬英領事，要求勿引渡章炳麟、鄒容二人於清廷，以重人權，是為南洋華僑贊同革命之第一聲。是年秋冬間，楚楠等遂有圖南日報之發起。其後，緬甸之仰光、暹羅之曼谷、英屬之檳榔嶼、澳洲之墨爾本、菲律賓之馬尼拉、爪哇之泗水等處黨人，亦相繼組織黨報，各事鼓吹革命運動，收效殊巨，圖南日報實為之先導。

## 革命性的月份牌

圖南日報資本全出自楚楠、永福二人，地址在新加坡福建街二十一號，自癸卯秋冬間已進行籌備，至甲辰（一九〇四年）春始正式出版。初由尤列介紹鄭貫公任該報總編輯，貫公以方籌辦廣東日報辭，乃改聘陳詩仲承之，此外，更聘尤列為名譽編輯，黃伯耀、何德如、庚蔭田、胡伯鏞、邱煥文諸人分任撰述譯務之職。初印一萬份，後減作一千份，但長期定閱的僅只三十餘份。蓋其時風氣未開，各商店多視為大逆不道，羣起反對，故出版多日，仍難推銷，僅作宣傳性之贈送品而已。

是年冬，圖南報更別開生面，乃乘慶祝乙巳（一九零五年）新年之機會，刊印一種富有刺激性的月份牌，分贈各埠華僑，以資宣傳。上題：

「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塗炭；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下題：「暫理皇漢帝位滿清光緒三十一年，歲次乙巳，為耶穌降生後一千九百零五年至零六年」，以及「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圖開新世界，書檄佈東南」等句。中刊自由鐘及獨立旗各一，異常美觀。英荷兩屬各埠華僑團體會所多懸諸座右，而報紙銷數亦因之遞增至二千數百份。

## 孫中山與圖南報

孫中山先生向知南洋尚無革命派報紙，常引為一大憾事。及甲辰（一九零四年）秋自日本至檀香山，嘗助檀香山新報為文，與保皇黨之新中國報大開筆戰，偶見圖南報致檀香山新報請求交換報紙函，及寄來報紙月份牌等，始知吾道不孤，至為欣悅。乃親寄美金二十元至圖南報，購取乙巳年月份牌二十張。後又致書尤列，查詢該報為何人組織，以便通訊。又圖南日報記者陳詩仲，未就圖南日報之職時，中山先生在日本已聞其因事脫離中國報，及滬寶島，乃函囑馮自由介紹詩仲任檀香山新報主筆，詩仲允就職，後以駐香港美領事不予簽發護照，始改就圖南報之約。

中山先生先後得馮自由及尤列報告，知圖南日報操筆政者即屬彼意中之陳詩仲，尤為滿意。是年六月自歐洲東歸，先期函電尤列、秦力山等，囑於舟過新加坡時引諸同志相見。屆期，秦力山以深入演邊未能赴約，尤列遂領陳楚楠、張永

福、林義順等人登輪晉謁。中山先生告以歐州留學界已成立革命黨機關，此次赴日本，諒不日亦可成立，囑尤等在南洋預為佈置，以利進行，尤等咸為樂從，是為中山先生與南洋同志結合之嚆矢。

## 圖南日報的停刊

圖南報發刊不及一年，以銷路不廣，虧折甚巨。賴楚楠、永福二人辛苦支持，尙能勉強出版。將近二年，前後支出不下三萬元，以是賠累益甚，且積欠編輯部及排字部薪金為數不貲。陳詩仲因此辭職返國；林采遠以避工友索資，亦匿跡不見。至乙巳年冬，遂不得已宣告停版。兩月後，楚楠、永福不欲民黨喉舌中斷，復謀資重整旗鼓，繼續發刊。適有友人黃江生，介紹商人許子麟、沈聯芳等合股改組新報，擬籌集資本二萬元，圖南報所存機器鉛字傢俱等物作價一萬元，其餘半數由許等擔任，另遷新址，定名為南洋總匯報。

出版之初，仍由楚楠、永福主持，報面不用大青年號，稱清帝光緒為載恬，與以前圖南報之立言宗旨，尙能始終一貫。詎陳雲秋、朱子佩二人思想頑固，力誠當事人不得登載激烈文字，而各記者不之顧，仍高談革命如故。

至丙午（一九零六年）春，雲秋等遂提出折股承讓之議，後乃改為抽籤，即由抽得者接受報業，結果為雲秋一派所得，楚楠等僅收回折股金五千元而退。其後南洋總匯報漸為保皇派滲入，竟與革命黨為敵，南洋之民黨喉舌因而中斷者年餘。到了第二年七月，才有第二言論機關的中興日報繼起。

## 中興日報的繼起

南洋總匯報改變宗旨後，同盟會會員莫不引為遺憾：楚楠、永福、林義順、許子麟，陳克進

、鄧子瑜、沈聯芳諸人，乃於丙午年（一九零六年）起發起募股，重創黨報。初函託香港馮自由代聘記者及購辦鉛字，馮薦何子耀、王斧二人任事，籌備至是歲七月十三日始出版，定名中興日報，社址在吉甯街第十三號。

出世未久，即與總匯報為革命論與立憲論大開筆戰。先後主筆政者，計有田桐（恨海）、居正（藥石）、陶成章、林時爽、胡漢民、汪精衛、方瑞麟、林希俠、張詔軒（西林）、周朴鵬、何德如、胡伯讓諸人。任事者則有林義順、鄧慕韓、蕭百川、湯百令、吳悟叟、周華、羅仲霍諸人。

當兩報筆戰時，中山先生適於丁未（一九〇七年）自越南移居此地，寓東陵東明律一一一號，東京民報諸記者亦聯翩而至，一齊加入戰線。中山先生亦託名「南洋小學生」，親自撰文，以

駁斥「革命足以召瓜分」說之非，一時爭論至為激烈。其時，南洋總匯報記者某，嘗集中興報記者筆名以嘲之曰：

「藥石」無靈，「精衛」含冤填「恨海」。「漢民」遭劫，「杜鵑」啼血怨「西林」。藥石為居正筆名，恨海為田桐筆名，西林為詔軒筆名，可說是勉強湊合，極其嬉笑怒罵。這兩年中，中興報日銷至四千餘份，英荷兩屬僑胞直接蒙其感化，有助於革命，厥功至偉。至己酉（一九〇九年）春，中山先生因事遠赴歐美。楚楠以歷年為革命耗資，發生兄弟分產涉訴事，無力兼顧黨務。永福亦以商店虧折，幾至破產。其他黨員未能積極負責，中興報負債纍纍，屢次招股皆到手輒盡，無法抵欠，支持至庚戌年（一九一〇年），卒致停刊歇業，聞者惜之！

## 稿

## 約

- 一 凡以馬來亞為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童話、遊記、雜感、隨筆、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皆所歡迎。如係翻譯，則請附寄原文。
-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三 來稿須用稿紙繕寫清楚。
- 四 來稿務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信地址，以便連繫。至於筆名則聽便。
- 五 請附退稿郵票。
-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八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為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預先聲明。
- 八 來稿請寄新加坡賢路五十三號A焦風出版社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3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P. O. Box 2034

# 高厚的人類 朋斯

D. L. 湯瑪斯著  
匡譯

是在一個非常寒冷的季節，朋斯來到了這世上。他的父親只有七個依葛的耕地，很難地才能靠此餬口。但雖然如此，他對上天仍然有一份非常虔誠的信仰。他的母親可以說是全亞爾那中的最美麗的少女，她的眼睛的顏色是美麗的明藍，她的內心充滿着美麗的想像。

饑饉、勞役、貧窮，是主宰着十八世紀的蘇格蘭農民生命的三個命運的女神。當朋斯只有七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在聖靈降臨節前，不得不放棄了他在亞爾那的農莊，去做別人的佃戶。朋斯承受了他的工作，在田裡每天工作許多個鐘頭，這些工作使他的身體組織衰弱了，也壓彎了他的肩膀和使他的健康崩潰了。在他還不到十歲的時候，他就顯出了有心臟麻痺的症候跡象，他還未開始生活，上天的鐵腕就已經早為他的夭亡準備好了。證明書了。

但也在這時候因為他是年青的，所以他的意志活潑而且蓬勃。他常常是一隻手拿書工具工作，另一隻手就拿書本。唱歌是他主要的快樂，他遍讀蘇格蘭的民謠，當他在駕着小馬車或漫步在田野裏頭的時候。他希望有一天他也能寫出一些像他所讀到的一樣的詩歌。

他寫作出他的胆怯的詩句的日子，比他所預期更早就到來了。這是他那村裏的習俗，一到了收穫的時節，男孩和女孩們要一同工作。他那年是十五歲，有一個「美麗、可愛、健康」的十四歲的女孩被派來幫他收割。在那炎熱的秋天的陽光下，這年輕的小夥子，由他底可愛的伴侶手中細心地檢出麥粒來，一種新的感覺誕生了。她哼出一首活潑的民歌的調子，他的心弦被這新鮮的熱情挑動了。他一定要想出那能配上這可愛的譜子的適當詞句來。他並沒敢認為自己也能寫出那些印刷得如此精美的詩句，那些會讀希臘文和拉丁文的人才能寫出來的。但他的女郎所唱出的調子，是別的男孩配上過歌詞的，當他們的女孩也在田裏在收穫的時候為他們唱歌的時候。為什麼他就不能如此地作呢？為什麼他不能夠也寫出一些能配得上這些調子的韻文來呢？

就是如此，他開始了他的詩——和他的愛情。

他的家後來搬到亞爾河北岸的一個新農莊去了。他參加了一個就在鄰村的跳舞學校，以把他的粗魯的舉止來一次「清洗」。他如今是十八歲了，被這些年的太陽光和風把皮膚晒赤了，仍然常常從事唱歌、耕作和夢想。他也曾作過一次小小的嘗試，就是去學一課以至兩課拉丁文；但全部他唸熟了，後來他自己笑着說了出來，只有那句拉丁文的格言 *Omnia Videntur Amori*——愛統治一切的事物。

他的活潑的幻想，決不是去作一個學者，用那些僵死了的語言寫作，而是想去征服他自己的時代。自然在他的身上顯示了一項肉體的弱點，就是他對「喜愛性感」有點過份。他曾經跟一個學校校長學習數學。但因為有一個美麗的少女住在鄰房，就擾亂了他對三角的研究。幾乎他那一區裏的一半的愛情糾紛都和他有關。午夜的幽會，偷偷地敲窗子，在月下的麥田中散步，眼淚，辯解，微笑，然後他再回到他的苦工和夢想。

他底強烈的想像有些就是他的同伴也不全悉。當他選定了他的女孩子時，他用他的詩的天才賦予她以無數的美點。只用一句神妙的詞句，他能把一個愚蠢的村婦描寫成一個女神。「我的熱情，當一被點燃起來，就放肆起來像許多魔鬼一樣，」他自己承認過，「一直到它們找到了韻文的出路為止。」

他想過用婚姻來解決他的煩惱，「他選中的女郎」是一個在賽斯諾克湖居住的女郎。他努力用甜蜜的話去追求她，還為她寫一些誠懇的——在那時他的確如此——詩句：

啊！瑪利，難道你忍心剝奪他的安寧

難道你這樣做會使你歡喜？

你忍心把他的心撕成碎片

他的唯一的罪過只是愛你？

但那年輕的少女顯然地對把「他的心撕成碎片」一點毫不在意。她的在廚房陶冶出來的思想是實際的，她不會看上這沒出息的打油詩人。受了這次愛情的打擊後，朋斯和他的叔叔一起到伊爾維維城去了，他在那裏從事麻布裝飾的生意。

他如今是二十歲了，他的外貌看來要老成一些。他的膚色很黑，他的眼睛明亮。他的臉上常常有沉思的表情，這使他看來有憂愁的神態。當他和他的男朋友在一起時，他總是緘默而且矜持。「我是不適合那些熱鬧喧擾和吵吵嚷嚷的歡樂的。」但當他和他的「漂亮的少女」在一塊時，他的拘束就全部解除了。他自由地生活和戀愛。他穿上優雅的衣服，全區中只有他一個得意地梳了辮子，他多少地變成一個花花公子了。

由於他的浪蕩行為，他和一班冒險之徒交上了朋友，他們是在海岸作偷運私酒的勾當的。他忽然和一個放蕩的水手結上了交情，那傢伙：「當一遇到有關女人的事情，就總變成一個愚蠢的傻瓜。」然而朋斯的麻布生意失敗了，他的同夥騙了他，而且那間店舖在一次新年的狂歡會中失火被燒光了。他只好身無分文地回到家裡。

他發現他的父親患病瀕危，一生的過份的勞苦和營養不足，縮短了他的生命。

「孩子，」他的父親說：「我臨死仍然為你的前途就心，答應我，你肯變好。」

他握着他的父親的手和答應了。在這過去了之後不久，教區裡一個年輕的少女生下了一個私生子，當教會宣佈了這孩子已生下來時，他挺身而出來懺悔，承認他是那孩子的父親。

帶着溫柔的忤怩，朋斯寫了一首詩，來歡迎他的小小的「愛所生的女兒。」

上帝讓你繼承了

你的母親的樣子和她的德性；

你也繼承了你可憐的沒有價值的父親的靈魂，

但不要帶着他的不幸！

他把他的少女帶回農莊，交給他的母親和他的哥哥來照料，他認真地開始生活了。他和他的兄弟一起租了好幾塊地來耕種，那塊地在莫斯科爾，離羅茨里亞教區不遠。他立刻感到他的新的沉重的責任了。「我閱讀有關農業的書籍，我到市場去做買賣，簡單地說，不管這世界、肉體和魔鬼，我已變成一個智慧的人。」但不幸仍然追隨着他，那年雨量不足，他的收成少得可憐，他對農業的熱情很快便消失了。

他內在的暴烈的困擾使他覺得恐懼。他內心的妖魔正推動他去從事音

樂以至使他發狂。埋藏在他心裏的古老的高原的行吟詩人的靈魂，如今由他們的坟墓裏升起來了，招手叫他來參與他們的流浪。農夫的生活是並不適合他的。他的天才所看到的地平綫比這世界更廣。他無法把自己拴縛在一塊耕地上，他要唱，由他內心的妖魔所催迫，他要歌唱。

他再回去歌唱了，本着年青人的大胆和酒的刺激，他開始發動攻擊，隨意地抨擊他教區裡那班政治的和教會的錯誤的領導者們。

除了異教徒和妓女之外，所有的地方都把他逐出了，由於他的放蕩的生活引致的壞聲名，使村裡的家長們一見到他的臉孔就把大門關上。現在，在他已有的那班些指摘，再被加上了一項不信任的罪名。這項指摘，是使他的在坟墓裡的可憐的父親氣得翻身的。

但朋斯一點也不理會這些，「難道他們只因爲我嘲笑那班傳教士們，就把我叫做撒旦的無可救藥的兒子了嗎？」他甚至以他的邪惡的聲名驕傲。在五十里地以內的女孩，沒有一個沒聽過朋斯的名字的。也沒有一個女孩不祈禱着能有一天有遇到他的幸運。

有一天，他偶而看見了一個年輕的女孩在洗衣的草地上漂白衣服，當他正和他的小狗一同散步。他以前在一個鄉村的舞會裏遇見過她。那次，他的小狗使他絆住了那女孩的裙子，他對那羞紅了臉的女孩說：「我希望我有一天能得到一位像我的小狗那麼喜歡我的女孩。」如今他在這草地上又遇到她了，她向他叫喊着說：「你找到了那位女孩嗎？」

從此以後，他們熱識起來了。「你有你的麥芝」，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我卻有我親愛的珍妮。」

這個村子再次出現了醜聞，珍妮懷了孕和生了一對雙生子。朋斯答應了和這女孩子結婚，他甚至願意在教會的長老面前簽訂婚約，以表示他的真誠。然而那女孩子的父親堅決地拒絕了，他說：「我寧願有私生兒的外孫，也不願招一個惡棍來作女婿。」

當村中的教會首腦們正在考慮如何處罰他對珍妮的罪行時，朋斯却正悠然自得地在幽靜的亞爾河堤岸上散步，還帶着一個新的情人。在一個陰沉的下午，朋斯與瑪利分站在一條小溪的兩岸，他兩人共同持着一本聖經，發誓永遠相愛。然後他們分離了，再也沒有見面。瑪利回到她的村子，得了熱病和死掉了。而朋斯則回去聽他的教區處分他和珍妮的好情。

女孩的父親決定要把這年輕的詩人關進牢裡去。朋斯絕望了，他必須跑掉，但是去那兒呢？他趕快收拾好了他放在他的小房間裡的行李。他或者他可以搭下一班船到牙買加去，在那島上的農場找一份會計的位置吧？但連買船票的錢都沒有。他的農莊是破敗了。他的錢都已花光。他必須去乞、去借、或者去偷。

「你還有一些零星的詩在那裡呀，」他的一個朋友如此建議，「你爲什麼不試試把它賣掉？」

朋斯苦笑了，「別開玩笑啦，小夥子，我必須找到一些值錢的東西來

賣掉才行的。」

雖然如此，但他那些詩篇還是被編起來和印行了，朋斯仍然留在蘇格蘭，和忽然發現自己出名了。

④

那些「他的誹謗和他的憂愁」的抒情詩，是迅速地在一些廢紙頭上寫出來的，像野火一樣在周圍傳遍了。「王子和農夫，老的和小的，高貴的和低下的，憂愁的與快活的：全都愛讀、被激動、和興奮起來。」朋斯自己不知所措地抓抓腦殼。他曾經設法想避免坐牢，如今却掉進名聲的掌握再跳不出來。他夢想不到的天地在他眼前開展了。在愛丁堡的社會名流邀請他到都城去，他們全都好奇地想見這個「寫出那麼出色的詩歌的亞爾那的莊稼漢。」他的朋友借了一頭小馬給他起程，他糊里糊塗地就騎着到城裡去了。當他經過一個又一個鄉村，他的「莊稼漢伙伴」們站在路旁熱烈地對他歡呼。他「完全駭着了，他每一條神經都在發抖。」

當他到達了京都的時候，那班貴人們的客廳都開放給他了。他非常興奮，他寫信回家告訴他如何被人款待：

「這個你們全都認識的天才，

我，詩人羅拔，也叫做朋斯，

——十月二十三日，

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

我到達了如此的高處，

我晚餐時和一個勳爵在一起。

他彷彿連自己都不敢相信了，他重複地說：「那位勳爵，站在外面。那位勳爵，一個貴族，是一個伯爵的兒子。」

然而很快地他就懷疑那班上流人士在背後議論他了。他立刻想到了自己的出身，他為自己的教養不良感到慚愧。他覺得那班貴族們，他們全受過那麼優良的教育，正在開始看輕他。對於他們來說，他只是一個短期的刺激，一個值得看看的新奇造物。那班幸運的有權勢和有錢的傢伙喜歡他，但並不尊敬他。他們在奇怪為什麼一個如此卑賤的農民竟被賦與如此卓越的天才。他們認為他是一個反常的自然造物——用來娛樂他們的，就像一個魔術師，或者一個小丑。

他對他們抱有一種無法抑制的憎惡。他雖然已經丟開了他的鄉下服裝，但他丟不掉他的鄉下舉止。於是，他們這就在背後揶揄他。行，他將會同樣地回報他們。他們算是什麼東西呢？一班有貴族銜頭的肥豬，竟敢如

此傲慢地看輕一個來自樸實的階層的天才。

他跑到一家在愛丁堡的喝毡酒的小酒店去了，他在那裡再遇到了他的伙伴。在這裡他威風凜凜就像國王，他被那班醉了的傢伙歡呼，那班大家傳遞着煙斗同抽，和交換一些猥褻的玩笑。這些人，他們了解他也愛他，讓那班還有「未失去的人格」的人去吱吱喳喳來談論什麼禮貌吧！

同時，正當朋斯開始厭倦那班紳士們時，那班紳士們也對朋斯厭倦了——連同他的關於農女的、關於山上的雛菊的、關於村裡如何過萬聖節的談話內容。愛好田園的風氣和來時同樣迅速地消逝了。所有的大門一個一個地都對朋斯關起來了。他孤單地只留下了他的詩和他的苦澀的夢，他寫了一封信給勃來亞博士，一個非常仁慈和有同情心的愛好藝術的貴族，他曾經有一個時候對朋斯大捧特捧過的，「我常常為自己的特別的情形覺得難堪，無論如何，雖然我在這世界的曇花一現似的露面，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但我已非常清楚地看到，羣衆喜愛我的高潮是已經在衰退下來了。」

「你已經接受過一個嚴厲的老練了，」勃來亞博士回信說，「我很高興你能應付得很好。」於是，他巧妙地暗示說，「我猜想，你正在準備退隱去過自己的幽靜生涯吧！但是，我如此希望，你不要忽視……培養你的天才來增加別人的尊敬……同時，也不要太心急地向前走……」

他騎上馬離開了愛丁堡，他更憂愁，但比以前聰明得多了。他經過了一個一個荒原，到處都是愁慘的蓋滿永恆的白雪的峻削懸崖，和那荒涼陰慘的山谷。「光榮的陶醉到底不是如此值得希望的興奮的事，只有一點他是確知了的：

既不是寶藏，也不是歡愉，

能夠使我們永遠快樂；

只有我們的內在的心靈，

才能決定我們是做對了還是做錯。

⑤

他回到了他的鄉下，決定改正他以前對珍妮所犯的過錯。現在他已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成功，他的父親再不會反對這樁婚事了。珍妮變成了一個「規矩的婦人」，而詩人自己想再從事農作，「一個正當的人的規矩的職業。」他由一位朋友的說項，租到了一塊地。那朋友還介紹給他一份兼差，去做州稅務局的職業，薪俸并不優厚，但按期可拿。至於他所租的那塊地——文麗絲蘭農場，它的優美風景，遠比它的出產能吸引別人。「朋斯先生，」一個友善的鄰居對他說，「你是根據詩人的而不是一個農夫的觀

點來選擇了這個農場的。」  
當這所農莊被修理好了可以居住的時候，朋斯把他的家接來了。當他們一來到了，朋斯吩咐一個傭人把一本聖經放在一碗鹽上，照着儀式把它拿進屋裡。而他則摟着他的妻子跟在後面進門去，這就是入居的手續。他設了一個新居入伙的宴會，把幾哩路內的鄰居全請來了，大家快快樂活地舉杯喝酒，和向朋斯祝福。

他對自己的農莊非常驕傲，却很熱心地從事他的徵稅的冒險職務。這份職務要他騎馬到處巡查，截緝由海岸來的走私勾當。他每天要騎馬走過幾十里路去搜索村民們的地窖，看他們有沒有藏私酒。這真是命運的嘲諷，一個如此好酒之徒，却被派來禁止這項交易。

然而他在執行法律對付那班村民時，却不太嚴厲。有一天，他走進一個正作着些少非法買賣的窮苦老婦人的大門。他把食指放近嘴唇：「凱提，你是不是瘋了？」他一面眨着眼睛示意一面問她：「你知不知道監督和我在四十分鐘內就要來找你了？」

那班村民對他的體貼也有所回報，這一區所有的酒桶當他一來都為他打開。於是，他的舌頭活動起來了，他的詞句就像酒一股自由地流了出來。他編造出一個又一個幻想的故事結構。「有些故事只不過是互相啣接的謊話，有些偉大的謊話却是從未被寫出來的。」他酒醉時搖搖幌幌地，他告訴他們「威利如何釀了十公升的酒」；如何湯姆奧山特又失掉了他的牝馬的尾巴；如何狗在慶幸牠們不是男人；和如何在一個寒冷的夜晚，當他「在一個山上逡巡」，他忽然遇到了可怖的死神，「他的肩上抗着他那柄可怕的大鏟刀。」這個故事，朋斯堅持說，「就像魔鬼是住在地獄和都柏林一樣的真實。」

他就是這樣地娛樂了那班村民們一個通宵。到了黎明，他才再騎上馬，走過那靜靜的田野。他的酒漸漸醒了，他發現了他的農場收穫，由於他的忽於照顧非常可憐。難道他又要被迫放棄這個農莊，就像他過去的被迫放棄其他農莊一樣嗎？他在冷風中發抖了。他將會再失去他的田地，這一次他却已有妻子和幾個孩子。他將沒有土地留給他的兒子，他在年老時也沒有收成，他一家將會被迫進城去，只靠他的微薄的稅吏的薪俸餬口，這些猜測就像黑雲一樣在他思想裏積聚起來，只有用他的詩歌的陽光才能把它驅散。

一連三年過去了，他的地裡的收穫非常貧乏，而他的幻想的收穫却非常豐富。當每一個收穫季節快到來時，他都愁悶地在尼斯河邊浪蕩。他常常「躲在一堆草堆的背風面，避開那刀割般寒冷的夜風，他一直逗留到黎明的到來，把那些星星一顆一顆地掃去。」同時，在農莊裡面，他僱來的女孩子，除烘麵包之外就無事可作，而那班小夥子則吃得飽飽暖暖地坐在爐火的旁邊。艾羅斯蘭農莊在一個詩人的管理之下是注定了要夭折的。果然，這日子終於到來了，朋斯付不出他農莊的租金。「珍妮，我們

得拔出我們世界的木樁和去流浪了。」他賣掉了他的傢具，他的家崩潰了，他帶着他的孩子流浪。沒有田地，大受打擊，非常沮喪，這怎能有的結局呢？這個沒用的傢伙，當別的農人全在翻弄稻草的時候，他却與酒杯作伴，和編串他的詩句。一個職業的詩人？唉！比這更糟，當那班節儉的農人們一見到了他時全憐憫地搖頭說：「朋斯是一個職業的傻子。」

他把他的妻兒全送到譚弗利那去，不讓她們看到這個家破敗的景象。只有他自己留下來看看一件件的傢具被拍賣掉。拍賣人出現了，帶着一份傢具的清單，還帶着一瓶酒以事慶祝。村民們呼着威士忌和高興地喊出他的出價。最後，拍賣完結了，顧客們醉醺醺地湧進農莊裡去。他們互開最粗俗的玩笑，吵鬧地跳着舞，吐痰在地板上，滿脚泥地跨進屋門。這道門檻，就是當年那僕人捧着聖經先行，而年輕的充滿希望的詩人則摟着他的妻子跟着走進來的。如今這家的保護神是離開了，現在一切已是無政府的状态了。

「為嬰孩和妻子安排一個快樂的爐邊的地方」，這是一人生的最動人的和最崇高的事情。然而如今朋斯在旁觀看，他緘默地看着這一切的混亂，他搖着頭和慌張失措了。

### ⑥

他去譚弗利和他的妻兒相會，他在那裡租了一所簡陋的屋子，和仍然從事他的稅吏的職務。他的壞名聲，在他還未到之前，就先傳播開去了。鎮裏的有名望的居民，除了在事務上之外，都不願和他交往。他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的境遇那麼迅速地走向下坡。他仍有那麼些值得活下去的事物——一個忠實的妻子，漂亮的孩子，天賦有唱歌的本錢，和一份能把他自己的歌變成不朽的詩篇的天才。他相信他會有再興隆的日子，即使是只有他自己才有這份信心。

他拿着他的酒杯想着……算了，為什麼再為這些無聊事使自己煩惱呢？再喝點酒好了。當他的舌頭還有酒味時，一切就都像白日那麼明白了。是那班貴族的男女們，他們帶着粗俗的貪婪在這世界趾高氣揚地走着，是他們把像朋斯這樣的小夥子壓得拾不起頭來的。就是這樣！他們爵有位有麵包吃，他却被迫在過着像奴僕般的生活。他們在虐待他，要把他驅迫到地獄去。「他們具有什麼優點，使他們得到被尊崇地引進這世界的待遇？而我又有什麼缺點，使我要被侮辱地引進這世界來呢？」

他把這歸諸命運，和繼續喝着酒。「就作一個不屈的野蠻人好了，這至少還可以高視闊步和為自己的獨立品質而驕傲。」他不過是一個接受過文明的奴隸——貧窮的奴隸：既沒有目的也沒有希望，却常常為他的強烈的情感所蹂躪。就在海峽的那方，一個由受挫折的國民組成的國家如今已站起來向全世界顯示他的力量。「主佑法蘭西的人民！」不久，這世界將

再沒有國王或者農民；而只有詩人，就像他一樣的詩人，唱着友誼和自由的頌詩。那時，他將再不會為他所耕種的田地沒有收穫而羞耻，他再不會慌張失措……

④

那時，沿着蘇格蘭的海岸有很多走私之徒。一天，一艘式樣奇特的雙桅船開進蘇爾威來了，它看來像一艘盜船。朋斯接到了命令密切地注視這艘船的動向。當這艘雙桅船駛進水淺的地方時，詩人拔出了他的劍，帶着一隊兵士上了船，命令那班走私者向他投降。

第二天，船上的武器被拆卸下來拍賣了，朋斯買了四門小炮。他立刻把這些炮送給革命的法蘭西政府，還附上一封表示同情他們行動的短信。這些小炮還未渡過多佛海峽就被海關截獲了。不列顛政府不喜歡這在巴黎的血腥的暴徒政治，他們硬把國王關進了監牢，這行為由根本上動搖了一個有秩序的社會的基礎。皇家政府決定調查這在他們中間的過激派他竟敢把武器送給這班法國的暴徒。於是，一個秘密的偵探被派來監視朋斯的行動。

他就像半瘋狂了似的——譚弗利郡的市民如此說他——在每一間酒店裡鼓動他的不謹慎的舌頭，公開地表現他對那班叛徒的崇拜。一個靠政府的薪俸餬口的人，本不應該那麼趾高氣揚地發表這些叛逆的對首相的言論。這全是那些酒的刺激所致。就沒有誰能使他清醒過來嗎？由他的口中說出多危險的胡說來了。「這一天要來了，這世界的人會變成兄弟。」我主！這些話不就是在巴黎的叛逆的瘋子的意見？他們正在每天用貴族的血來餵飼他們的妖魔所製的斷頭台機，叫他閉口。

但他多數時候是安靜和非常清醒的，當他坐在早晨的爐邊，在椅上前後地搖擺，和唱着蘇格蘭的田園之歌。一陣上帝的和平的安寧氣氛感染了所有的聽者，只除了歌唱者本身。他在這時刻是更沉默但更憂愁了，經常地他口裡有問題要說，他眼中有著惶恐的神色，而他的靈魂中却充滿了反抗的精神。

你美麗的河畔和美麗的山坡，

你如何能開出那麼芬芳的美好的花朵？

為什麼你能夠唱，可愛的小鳥，

而我如此疲倦和心裏如此難過！

他從來也沒有如此孤獨過，甚至那班在譚弗利的蕩婦也丟棄了他，所有的蕩婦們，一個一個地丟棄了這個浪子。只有他的妻子，仍然陪伴着他

——愛他、原諒他、和對他忠實。但只有她了。他的心像一隻貪心的蜜蜂，要遍嘗許多野花才能滿足的。「朋斯是一個貪心的情人，啊！善變的朋斯。」一個貪心的然而不是憂傷的情人。

當他不在酒店裡時，他會在家裡對他的長子解釋那些偉大的英國詩人們的經歷。「在所有寫出來的故事中，孩子，沒有一個故事能像一個詩人的生平那麼憂傷的。他一生都得面對誘惑、殘害、誹謗和諷刺。你看，孩子，你深深地看你父親的眼睛，全英國寫出最甜蜜的詩篇的詩歌者。你再看清楚他，——一個醉醺醺的、沒用的、使人嫌惡的、墮落的、不快活的流氓。」

他開始意識到自己離死亡不遠了。雖然他不過只有三十七歲，但是他覺得他「老得就像瑪士撒拉——諾亞方舟時人，活了九百五十九歲——和軟弱得如同女人的眼淚。」他的心臟是衰弱極了，他已經準備好了自己的結局。他把他執行緝私職務時佩帶的手槍送給朋友們作為紀念品。「快拿去吧，」他說：「它的製造者會為它驕傲，它的好處我是說也說不完。」

一個冬天的夜晚，他和平常一樣和他的同伴在酒店裏坐。「我的朋友，」他說：「我快要死了。」一個小提琴手由睡中驚醒，緊緊地睜着他。一個兵士懶洋洋地躺著。一個半醉的歌女停止了歌唱。一個水手低下了頭，似乎在想什麼。

詩人的眼中有著魔鬼的神色，「我的女孩，我的夥伴，我終於找到了我生命的目的。我知道我要到那裡去，我已經接到了死亡的邀請。」他用一隻手指按着他的心。「你說什麼？瑪利、安德魯，還有你，普賽、南茜，你難道不認識他？他使我的心能够寬恕我自己，他還使我在他的公正的寶座前得到最公正的審判。」然後，他憂傷地微笑了：「永別了，你們這班王八，這班混蛋，這班醉鬼，你們，在流浪的列車上的窮漢們，永別了，啊！」

他回家去，他非常困倦。一些奇怪的香味和樂聲在他的頭腦中混和了。「我們再和和氣氣地為那遙遠的過去乾一杯吧！」風雪厲聲地吹刮着他的臉龐，空中到處都是幽靈在跳舞。他的眼皮漸漸沉重了，他的手臂和腿感覺到一陣舒適的麻痺。聽啊，那是多美妙的音樂！全世界的無數個嗓子集合起來，被感情和回憶激動着的嗓子，組成一個非凡的大合唱，唱出了這飄旋着的白雪之歌。

他深深地沉落和被他的夢想的白衣緊緊地包裹住了。……「啊！這是你的手，請讓我緊緊地握住，讓我們為那遙遠的昔日和和氣氣地再乾一杯……」

當他醒來時，時間已是白晝了，周圍寒冷而又靜寂。他拖着蹣跚的腳步繼續向前走去，但他生命的路程只餘很少的幾步，他接受了死神的邀請了。





# 草散居村

· 草上原 ·

乞丐

在市集日的行人道上，在熙往攘來的狹隘的巴剎門邊，一個個像幽靈似的影子出現了。

那是一個個使人厭惡的影子，那是一個個給造化褻奪了歡樂的影子。

「阿拉！……阿拉！……」他們站在人前伸出航髒的手指，他們的嘴唇皮不停地顫抖着。

那真是一個個奇異的影子。他們緊緊閉着眼睛，無視於人世間的喜怒哀樂。他們緊緊閉着眼睛，像一切閒事俗非，都已明瞭在心底。

「阿拉！……」他們不住口地噓。

好心的老婆婆和老頭兒遇見了，慢吞吞地送給他們一個毫子。忙碌碌的壯年人遇見了，扮個不屑理的神氣打道避開去。他們的航髒手指接觸到毫子，暫時展開了笑容。他們久久等不着反應，越把嘴裏噙的噙得更急促。他們不能分辨愛和惡，因為他們看不見東西，就像一個個在白日飄蕩的幽靈，遠遠隔離了生的界綫，雖然附托在茫茫的天地間。

他們似乎都的一個家，而且都有了一個懂事的

的孩子，那孩子當作他們的一對眼睛，常日像一副機械似地引導他們走近有希望的地方去。

「阿拉！……」他們虔誠的祈禱。

孩子默默地站在爺爺的身邊，瞪着疑惑的大眼睛，等候祈禱發生的效力，等候伸出一隻小手代爺爺接受善長仁翁的賜予，然後握着竹竿默默地走開去。

他們似乎都要贍養一個家，從最微小的收入裏負起重大的責任，從最卑賤的行業中發揚人生的真諦。

那真是一個個奇異的影子，明顯地已給造化褻奪了生命的歡樂，却又硬朗朗地把生活的槓桿肩起。

## 老樹

打開屋的後門，一眼便望見兩株老樹。

它們並立在公路旁的小溝邊，它們的粗大枝幹不知何時給人砍去了大部份。從下刀斧的地方推斷，那動機很可能要斬斷它們的生機；但是，它們却違背了人們的志願，依舊活了下來。

它們帶着刀斧的痕跡活下來，帶着從生活奮鬥過程中所蒙受的創傷活下來，就像一些蒙受充份苦難折磨的人們，而依舊不屈不撓地站起來一般。

也許在當日萌生起壞動機的人已經他去，不能眼見如此違背願望的奇蹟，那麼，他必定認為當日的動機很合適。也許尚未他去而親眼看見這奇蹟，那麼，他該作什麼感想呢？

他為當日的罪行而懺悔嗎？

然而，無論如何，這兩株老樹的生機正在蓬勃地展開，無數的嫩條爭着從創口處蓬勃地生長起來了。

我知道它們將開放更多的花朵，祇要新的枝條逐漸長成以後。

## 雨水

像永遠落不盡的雨四處亂滴，深深滴灌蘊藏無限生機的泥土裏。

它笑着，跳着，它一併滴進人們的心田裏，散放出一片晦暗的霧。

它阻礙人們深眺的視線，它賦給人們悲觀的思想，它把人們的呼吸都快給窒塞住了。

道路窪藏着水，小溝漲滿着水，禾田瀰漫着水，膠林飽孕着水……

這是水的世界，水統治一切的世界。水把辛勤的人們鎖在屋子裏。水不歇地從雨裏得到新生的活力，陸續蔑視人們的企望和厭憎。

然而，它能抑制人們求生的意志嗎？能轉移自然的規律永遠冰冷地統治着一切嗎？

像永遠落不盡的雨深深滴進泥土裏，它儘情地摧毀泥土的生機，儘情地妝扮淒涼的人間，但它不會忘記，沒有一次能在意志堅強的人們心裏得過勝利，縱使它憤怒地化成洪水。

## 晨雞

雞聲隱約地在空虛的夜色裏飛盪，在每一個模糊的夢境中迴轉。

悠揚的，斷續的，從容不迫的，深深地發人省思。

空虛的夜色，因它起了顫動。模糊的夢境，因它幻作真實。啊！那是因為新生的黎明將要降臨了。

新生的黎明，正在艱辛地降臨。新生的黎明，正在晨雞號手的呼喚中嫻嫻地來遲。

誰家的孩子在睡床上發脾氣，他在索奶吧？或者他要爬起來？那不是相繼不斷的雞聲在跟他的細小心靈起呼應。

誰家起了金石相碰的响聲，那不是相繼不斷的雞聲逗引起的生活前奏曲。

當第一綫曙光透過沉沉濃霧的時候，晨雞的啼喚來得更嘹亮，更逼促。於是，一種責任感也就重重壓在每個人心裏，像裝好鞍的馬，像把着舵的船，隨時準備繼續踏上永遠走不完的人生的旅程。

激昂的雞聲一陣陣傳來，心底忽地湧起一股翻騰的勇氣，似乎希望的必將來臨。

# 林語堂論「紅樓夢」

劉蔭如



當本刊正連續披露潘重規教授所寫「胡適紅樓夢考證質疑」之時，林語堂恰在台灣大學法學院演講，也是以「紅樓夢考證」為題，殊為巧合。

林語堂有「幽默大師」之稱，每每放言高論，極盡詼諧。但他此番談到紅樓夢的考證，態度嚴肅而認真，一反往日作風。在這篇演講裡，他把重點放在「紅樓夢」全本一百廿回完全是出自曹雪芹的構思，認為所謂後八十回係高鶚續成之說並非正確考據，高鶚不過祇是很技巧地把曹雪芹的殘稿加以整理而已。

林語堂的這篇講詞，洋洋數千言，大半取材於他的新著「平心論高鶚」一書。該書亦正於那時在台灣開始發行，都有他的親筆簽名。也許為了推廣該書的銷路，所以，就在此時此地，特別選擇了這一個題目。

首先，林語堂認為：「紅樓夢」後四十回的作者不是高鶚，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此，他曾為此作了兩首詞，第一首是：

「嘆一枝仙筆生花，偏生得美玉有瑕。若說沒續完，萬千讀者迷着他。若說有續完，如何學者說虛話？這猜謎兒啊，教人枉自嗟呀，令人空勞牽掛。一個是泮宮客，一個是傲霜花，想此人能有幾枝筆桿兒，怎經得秋揮到冬，春揮到夏。」

這首詞，流露了林語堂對「泮宮客」高鶚掠美，「傲霜花」曹雪芹的那種感慨。可是，他並不否定高鶚在補定曹雪芹殘稿時所獲得的成就。「紅樓夢」是世界文學史上的奇珍，是作者曹雪芹個人沉痛經驗的結晶。書中的主角賈寶玉，由愛吃女人口紅而遁身空門，由縱性任情而癡

迷，再由癡迷而澈悟人生若夢、繁華成煙，其結構令人盪氣迴腸。而且首尾呼應，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不論在人物描繪、故事結構方面，毫無破綻。因此，林氏對「紅樓夢」後四十回出諸高鶚手筆之說，堅決反對。

林語堂特別強調一點，就是曹雪芹儘有時間可以續完「紅樓夢」全書。蓋八十回以前只有風月繁華，而無沉痛故事，中心主題尚未發揮，初回伏線未見呼應，曹氏決無理由就此擱筆。曹氏死在一七六三年除夕，距離已有紅樓夢謄正本的一七五六年（乾隆廿一年）達九年之久。在這一段長時間裏，曹氏難道隻字不寫？而且在一七五六年的抄本上，曹氏已有一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字樣。直到一七六二年九月，曹氏澁忙著披閱增刪，並借閱批稿甚急，可能八十回以後之稿未

經校正，不肯隨便傳抄。後四十回是散稿，迨曹氏一死，稿藏家中，經過相當時間才慢慢傳佈出來。例如：曹氏殘稿之中有「情榜」文字一則，是在後四十回出現的。

高鶚本後四十回，大體上所有前八十回的伏線，都有極精細的接應。這種草蛇灰線重見於千里之外的寫作，正是「紅樓夢」最令人折服的地方。高鶚是個舉人，他從未有別的小說傳世，而他竟能在二三年之中續完四十回，將千頭萬緒的前局彌縫無跡，完成創造中國文學的第二部奇書，實在是不近情理。

林語堂又作了一首詞，要為曹雪芹那種用血淚和啼痕去還償情債而十年辛苦完成這部巨著的文獻，作慎重的鑒別。這首詞是：

「都是文字因緣，俺祇念，十載辛勤，空對着奇冤久懸難昭雪，終惹得曲解歪纏亂士林。」

根據這首詞，林語堂這次所作的演講，不但為曹雪芹昭雪奇冤，而且是為「紅樓夢」論戰的文壇上，也平添了一段新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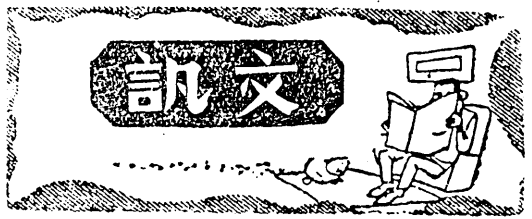
## 讀者·作者·編者

本刊這一期出版之時，正值一九五九年歲首，我們先在此恭祝讀者和作者德業日新，自強不息。

在文壇久享盛名的謝冰瑩先生，趁第三學期假期之暇，為本刊撰成「漫談文學批評」一文，詳徵博引，切中肯綮。是的，「文學批評」這四個字，是含有善意糾正的意義，決不是尖刻的譏諷，惡意的中傷。一個文學批評者，是作者和讀者之間的一座橋樑，他一手拉着作者，一手拉着讀者，使他們互相瞭解，互相幫助。所以，他應以公正和嚴肅的態度，把文學作品中的優劣點指了出來，使作者與讀者都得到益處。

黃思聘先生的「錶」，是一篇精彩的短篇小說。這個故事的情節原很平凡，但在平凡中却有其偉大處，就是強調人的尊嚴。請看那個蒙冤的女傭，在案情大白之後，儘管主人如何挽留，也掉頭而不顧，她的品質是多麼高貴啊！

蕭遙天先生又寄來了一篇「綽號的研究」，全文長達一萬四千字，詳述綽號的源流及演變，並對綽號加以分類，且舉出許多古代人物來作引証，令人讀了發出會心的一笑。還有引流的「巴士車站」、方文的「小琉璃妹的日記」、原上草的「村居散草」、黃潤岳的「莊子和我心臟病」、萍卿的「一人月圓」等文，都是不可多的佳作，請讀者仔細咀嚼一番。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之「新馬文藝叢書」第一集，已於上年出齊。該局除發行叢書外，並印行其他新書，如李延輝編著之「現代中國戲劇簡史」，現已問世。這本書約六萬字，分期敘述四十年來的中國戲劇運動，並分別介紹各時期之劇作家及其作品。中國論述話劇發展的歷史，尚無專書，此書當為第一部。聞該局在印刷中之新書，尚有瑪戈之「南洋之美」、潘重規之「紅樓夢新解」二種，均將於本月內出版。

鄭國祥編著之「板城散記」，已交世界書局印行。全書共十餘萬言，分為三輯：一、板島春秋；二、板城攬勝；三、板城人文。作者居板達廿年之久，對當地的一切情況都很明瞭，故寫來十分生動，頗能引人入勝，是當今華文書籍中對板城成長史實最完備的一本。

新加坡藝術劇場，將於本月中旬在維多利亞新戲院公演「芳草天涯」。這是以一個知識份子的戀愛、婚姻和家庭糾紛為主要情節的開幕劇，主題鮮明，意識正確，故事曲折，情節動人，相信定能叫座。異軍崛起之野草文藝社，將在本年出版野草文藝叢刊一套，預計每月一冊，內容廣泛，包羅萬象，有戲劇、詩歌、小說、雜文等，執筆多為馬華文藝界知名之士。

海燕出版社也要在本年出版一套文藝叢書，第一本是吐虹的「第一次飛」（短篇小說集），經已面世，即將續出的是李過的「被開墾的處女地」（中篇小說）和袁曼的「默言集」（雜文集）。

### 台灣

馳譽國際的中國火箭學權威李元炯，自美返國講學，將作兩星期逗留。他在美研究科學二十多年，已經獲得了重大的成就，最近他會協助美國海軍發射「前鋒一號」火箭進入太空。

民國四十七年度三民主義學術獎金，經投票結果，已為張鈺君獲得，計獎金新台幣二萬元及金質獎章一枚。

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博士，經已自美返台。他在對自由中國

的工程師演說時，曾提出兩點主張：一、政府必須以全力實施一項長期性的科學研究發展計劃；二、要提高科學人才的待遇，鼓勵國外的人才回國服務。

### 中國大陸

作家丁玲、吳祖光、黃苗子等，自於去年遭受清算後，即被發配在黑龍江省境內之北大荒從事墾殖。據中共當局宣稱：此種墾殖工作，係勞動致養的一種形式，欲使他們從勞動中體會生活的意義。

朱光潛所著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談修養」二書，最近遭受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的批判，他們集體寫了一篇「徹底清除朱光潛著作的遺毒」，刊登在「光明日報」上，其中說：「朱光潛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談修養』，雖然解放以後已經不再出版了，可是我們不能因此忽視了它的反動影響。要知道，作為一種思想遺毒，它還是相當頑固地盤踞在一部分人的思想意識之中，常常在無形中毒害着人們。：：因此，在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時候，一定要徹底清算朱光潛的反動思想，決不能讓這種思想遺毒繼續流傳下去。」

為着配合政治宣傳，中國大陸出現了一些既不像話劇，又不同舊劇的「現代劇」。像有些劇作家立意模仿電影，在序幕中先來一個前奏曲，而調子又與劇本不相調和，對於劇情也不能說明問題，簡直是胡鬧。又有許多自作聰明的劇作家，在中國的劇種中，自編一套音樂，用的却是西洋樂器，弄成非驢非馬，令人惡心！

在中共文化部的「抓緊時機，動員一切力量為鋼鐵服務」的號召下，各地文化部門都積極地組織了文藝大軍，分赴鋼鐵廠進行各種文藝宣傳活動。他們的口號是：「鋼鐵生產到那裏，文化活動就到那裏；中心任務是什麼，就宣傳什麼。」所有的大軍，都是邊煉鋼，邊宣傳，展開一種深入的寫鋼鐵、唱鋼鐵、演鋼鐵、畫鋼鐵、展覽鋼鐵的高潮。山西省的孟縣，在九萬的鋼鐵大軍裏，就組織了一支一萬八千人的文化隊伍，其中包括劇作、音樂、美術、表演等為骨幹的文藝羣衆。

上海市出版界，為了響應黨的號召，都開始加入了「全民煉鋼」的活動。上海人民出版社，建立了一座巨大的煉鋼間，目前已出二萬多斤鋼；上海文藝出版社，早已開始加入煉鋼的活動；上海新華書店、中國圖書發行公司和古籍書店等，都加入了黃浦區第二煉鋼大隊，準備年內出一千噸鋼。

# 請採用最完善最理想之國文教材

題解清楚

註釋詳明

語譯信達

提示深刻

現已出版五百餘篇，包括星馬高初中會考國文篇目及英校劍橋會考國文篇目。

裝有星馬華文中學高初中各組適用之合訂本，存貨充足，歡迎採用。

(備有詳細目錄，函索即寄)

優待外地郵購讀者，購書一元以上，免收郵費。

星洲小坡大馬路四百六十九號 電話：二三七三三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el: 23733

